



小說話

中華書局印行

唯



習

一

字

適

範

宜

本

分類習字帖係輯宋元明精拓諸名家法帖刪其剝蝕重複之字分類排比由簡而繁初學易於臨摹翁松禪吳芝瑛跋稱爲習字好範本其爲適宜可知

- 宋拓夫子廟堂碑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一角半
- 宋拓九成宮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一角半
- 宋拓多寶塔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一角半
- 宋拓玄秘塔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一角半
- 宋拓大麻姑仙壇記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二角
- 明拓褚聖教序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一角半
- 殘斷本皇甫君碑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一角半
- 舊拓道教碑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二角
- 舊拓蘇東坡司馬碑分類習字帖 全一册 二角



2296400

# 小說話

小說分類頗難。若以其宗旨分之。紛繁太甚。社會之事。殆包舉而無遺焉。且一書而兼數類。分之亦不勝其勞。若以文章分之。則不過文言與俗語。或有韻與無韻二者而已。爲類復太簡。莫便於以體裁分之。筆記爲甲類。章回爲乙類。傳奇爲丙類。盲詞歌曲爲丁類。歐美譯書。援四庫目錄不收。佛教經藏例。別爲戊類。山蘊寶藏。光澤外洩。礦師爭入。求之未得。斯時也。知此山必有礦。而究不知其礦穴之所在。於是攀崖墜谷。搜巖剔穴。雖異寶未獲。而奇景已大增。其眼福矣。今世之讀紅樓者。乃大類是。爭謂其底裏有極大之祕密。爲世之所樂聞者。皆欲首先探出。供餉社會。以

鳴奇功。推敲字句。參校結構。恍惚迷離。妄加比附。人持一說。紛然聚訟。迄未有一貫之發明。銷息衆喙。然從事於此者。仍爬羅剔抉。辛苦不捨。良由其文字有大足動人者。在不然。雖有珍祕之聞。不蒙以拙劣之文字。正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儒林外史。爲吾國社會小說之開山。近今之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文明小史。及官場現形記等。皆傳其衣鉢。

余於京都肆上。得抄本石頭記三冊。與通行本多有不同處。晴雯之表嫂。卽多姑娘。柳五兒之死。在晴雯之先。芳官戴皮冠。反著狐裘。寶玉呼之爲耶律匈奴。後音轉爲野驢子。此類尙多。今不復坐記。初欲付印行世。以冊本過少未決。辛亥秋。忽忽旋里。置之會館中。今遂失矣。惜哉。

兒女英雄傳有兩大結穴。一爲安學海說十三妹。一爲十三妹卻婚允婚。

中國小說敘戰。以水滸爲第一。然亦瑕瑜互見。未能免俗。最可觀者。爲三打祝家莊。入村迷路一節。及三打大名府。火燒翠雲樓一節。三國演義敘戰。最爲下乘。西洋小說。吾所見者。若金風鐵雨錄。戰血餘腥記。煙水愁城錄。鬼山狼俠傳等書。其敘戰事也。真切活潑。最爲有神。較吾國爲勝。

林譯小說。以哈葛德之蠻荒爲第一。迭更司及歐文之社會爲第二。司各德及科南達利之戰事爲第三。哈葛德及仲馬之言情爲第四。偵探最下。哈葛德之狀蠻荒。乃其絕技。

橡湖仙影最佳處爲三十二章跳舞散後。佳而與阿塞在博物院私談一段。此景此情。使常用情者讀之。未有不掩卷神傷者也。至臨別數語曰。苟有不得意事。亦須念海上。尙有美人。時時念汝耳。幽涼酸楚極矣。

七俠五義以白玉堂三試嚴春敏一回。爲最灑脫生色。誨淫以新齊諧爲第一。金瓶梅等書意在懲戒。新齊諧乃意在闡發。

桃花扇演麥秀黍離之聲。歷史小說中之佳構也。

西遊記及封神演義。神怪小說中之傑作也。其思想之宏闊奇偉。

實令人驚服。

章回小說。吾推紅樓第一。水滸第二。儒林外史第三。

女子之性情。寵之則自高。若天帝棄之則又自卑。若奴婢縱之則悍妒暴烈。抑之則柔婉馴服。是其所以爲人賤也。若情鐵之狀。克黎誠足以發天下女子之覆。

作野叟曝言者。頗有作小說之才。惜其胸中腐濁之氣。不可嚮邇。其自名爲野叟曝言。確哉其爲野叟曝言也。惟文素臣遇兇僧惡化一段。則詼奇灑脫。無疵可議。最支離可笑者。爲文素臣保護宮闈一段。

蕩寇志與野叟曝言。同一腐氣。夫小說之事宜諧。不宜莊。宜虛。不宜實。宜反。不宜正。且宜迎合社會之心理。引之入勝。而從反面痛加棒喝。方可收變化人心之效。若筆筆正義。何若作五經演義耶。吾知讀者昏昏欲睡矣。然吾頗喜其宋江答蔡京書中漫散兒郎。

以太師相戲二語。

作兒女英雄傳者。蓋與作品花寶鑑者。有心作對。不然。寶珠度香等名。皆係影射。斷無不謀而合之理。

儒林外史張鐵肩詐二婁一段。係抄錄桂苑叢談崔涯張祜事。章回小說。余所見者。以宣和遺事爲最古。

名士最難寫。然儒林外史。品花寶鑑。及孽海花。皆善寫名士者也。旅行述異。寫寒士。亦曲盡醜態。畏廬一序。頗足警醒醉心模仿者。水滸之文章。雄厚沈鬱之氣。磐礴蕩漾。酷類史遷。

寫美人以紅樓聊齋爲最擅長。然二者相較。紅樓尙不及聊齋色相之夥。

聊齋誌異。文章雖不比大家。而造意之靈虛出塵。敘事之細膩旖



旄。仙乎仙乎。無得而名之矣。

兩般秋雨盦載一甲榜不知史記。吾鄉有某乙榜。見兒童讀長恨歌。問讀何書。曰詩。駭然曰。詩有如此其長者耶。因知天地間實有斯種人也。

四時之景。冬景最易寫。秋景次之。春則易寫而難工。最難者爲夏景。紅樓一書。四景皆備。且各時復分初盛末三節。無不逼肖。舉不勝舉。細心者一覽卽得之。茲略舉數回。餘可三反也。柳葉渚邊。鶯咤燕。寫出春光之明媚。齡官畫薺。晴雯撕扇。寫夏日之靜寂。風雨夕悶。製風雨詞。凹晶館聯詩。悲寂寞。寫秋夜淒涼。琉璃世界。白雪紅梅。寫冬景之奇麗。除此書而外。寫冬景之佳者。水滸傳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鬼山狼狹傳之白人失牛。旅行述異之罷獵飲至。

皆可喜。

頃讀羅刹因果錄。觀戰小記一篇。述行軍之妙文也。吾中籍未有及之者。蓋西俗尚武。戰爭復繁。且行徵兵之制。故文人學士亦皆洞悉戰陣景象。此文章倂真所由來也。至中土之文士。率手無搏雞之力。偶逢戰事。則攜室而逃。迨其閉戶著書。則又冥想虛摹。或卽以戲場爲規模。其不爲越人談冰也幾希。

有謂紅樓描寫人物。脫胎水滸者。確也。寶釵似宋江。襲人熙鳳似吳用。黛玉晴雯似晁蓋。探春似林冲。湘雲似魯達。薛蟠似李逵。晁蓋中箭。宋江獨哭。晴雯被逐。襲人獨哭。李逵罵宋江。薛蟠罵寶釵。李媽媽罵襲人。乃依樣葫蘆之筆。至頑童鬧書房。則以三打大名府爲藍本。金桂戲薛蝌。則師二潘之故智。

又有謂紅樓之演炎涼。係倣照金瓶梅者。亦確也。金瓶無一正人。紅樓亦無一正人。其人物之偏肖者。爲尤二姐之與李瓶兒。名伶小傳論徽劇鬚生分三派。以小說況之。紅樓似譚叫天。水滸似孫菊仙。儒林外史似汪大頭。

辛丑客京師。時聯軍尙未盡退。偶遊三海。見窗檻破碎。比屋積塵。零星老監。靜似山僧。團城正殿。有婦女遺花。友人指以告余曰。此西兵掠淫婦女所遺物也。後讀桃花扇。見餘韻中之哀江南云。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又云。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不禁悵觸舊事。知亡國景況。古今一轍也。

小說中寫美人愛情。足爲世界美人情種之模範者。吾華則推紅樓之黛玉。歐西則推茶花女遺事之馬克。然吾見莊諧選錄。載有

茶花女真本一則。始知馬克之癡情。爲仲馬之飾辭。又見紅樓夢索隱。知黛玉卽董白。亦一失節之蕩婦。以此例推。茫茫天壤。那有真情。文人弄筆。虛造華胥國。烏托邦。大同世界而已。

閱微草堂。文字冠冕堂皇。又能曲盡事物之情況。而無詰屈聱牙之病。若天然設斯語以狀斯事斯物者。更換一字。必見斧鑿之痕。其所記載。又非讀破萬卷。身登廟堂。與大人先生遊者。不能道。彼才子之撰鬼狐。寒士之談鄉閭。正不可與之同日而語也。至其酷信巫卜鬼魅。詆宋學以纖語。則爲通人所譏。

俠客劍客刺客微有不同。隋唐演義之單雄信。兒女英雄傳之鄧振彪。俠客也。七俠五義之五義七俠。兒女英雄傳之十三妹。劍客也。聊齋誌異之田七郎。刺客也。然亦有一人而兼兩種或三種之

資格者。若紅線聶隱。則可列入神怪之類。

吾國偵探小說。雖無專書。而散見於古今筆記者。若選而彙之。固  
裒然巨冊也。近有中國包探案一書。惜所選太少。不足與譯本爭  
席。

魯濱孫飄流記。吾最愛生番聚海岸食人。及旅行法國。抵禦狼羣  
二段。

閱微草堂爲議論體。不能空空說過。必剖析其理解。新齊諧爲述  
說體。不下斷語。意在言外。

自辛亥政黨發生。黨報互詆。其相對之要人。肆口嫚罵。無理太甚。  
吾因謂吾國人無報館之公德。頃讀紅礁畫漿錄。冰罕以一冷落  
之律師。法庭一勝。遽入議院。議院一勝。遽入內閣。敵黨排舐之報。

謂其妻與屠者接吻。始獲議員之選。斯二事也。彼民權先進國固有成例在焉。吾何少見而多怪哉。

溷中花載一吝嗇老婦。以葡萄餉二客人各一粒。又記其案囂。由碧色變爲淡黃。忽思及吾村之樹棗老人。不禁失笑。棗鄰禾場。熟時。村童偶竊一顆。往往遭其毒打。因鬪其屋炊煙上時。知老人方爨於竈下。則竊棗無算。老人知之。因於炊時。臥其煙囪之甑。不障風而障煙。使炊煙不洩。則羣童無以驗其在林與否。顧村童之智。不下此老。每見其障甑平臥。則知又爲竊棗之候矣。余幼時又見老人戴一羽綾小帽。黯黯作綠色。凡歷三十年。此帽由綠而黃而灰。凡三變其色。其黑色時代。約在吾生前二十餘年也。去歲老人作古。此帽不知作何究竟。

溷中花記一老屋云。屋高而墉陋。意似驕蹇之夫。實則頹喪不堪。自振。因意吾鄉一爲官者。初頗炫赫。後漸狼狽。然時作驕蹇暴戾之態。以自振。識者愈覺其可憐。

又載一學生。亢聲爲鐵路中車頭機器。及鐵輪與鐵軌相磨。並過鐵路聲。余在學堂時。亦愛作此戲。

莊諧選錄。載拿破侖第一愛讀水滸。魚海淚波。載甲申之役。法兵由安南受傷而歸者。行篋中藏有論語一部。因知吾中文獻。西人未嘗不寶貴之。

金瓶梅一書。政府厲禁。故刷印者絕少。偶有古本。則爲值頗昂。購者若購春冊。售者任意抬價。故往往得巨資。俗人不知其致貴之由。謂其書爲奇書。視若珍寶焉。某邑某甲。孝廉方正也。有金瓶梅

一部。友人偶假閱之。還時失去一冊。某甲大不悅。逢人輒曰。是吾家傳者。是吾家傳者。

吾讀官場現形記。謂爲吾國特別現象。世界所無也。不意溷中花記。法國官場。亦若斯耳。農場場長也。各部總長也。稽察也。議員也。其顛預鬼蜮之態。與吾華所謂官僚派者。無不畢肖。豈上帝造人五洲同此模型耶。

溷中花詆創農場者。迺爲吾華新式名士寫照。

溷中花曰。開闢土地之名流。以百方之力。凌踐土人。人轉呼此等人爲有膽力。能輸文化於他族。今此未十齡之童子。露宿而行乞。飢極稍竊小物自活。則羣斥之爲不道。莊周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世界之不平。中西哲人有同慨哉。



拊掌錄。李迫大夢一則。與述異記王質觀棋同。羅刹因果錄幻中悟道一則。與李清傳同。足見中西思潮。雖遠隔重洋。無以相遠也。小說有格物之筆。西籍爲多。如噴血酬恩記。伊夔與其母入叢莽埋尸。面觸飛蠅。煙水愁城錄。馳馬報軍情者。晨過叢林。面拂帶露之蛛網。此種筆墨。最足令文章生色。中籍惟水滸石楊於翠屏山殺人。逃走後。轎夫登山見羣鴉啄腸胃。一筆爲最妙。是蓋由左傳楚幕有烏一語得來。

離恨天所記島村花石天然。民風醇樸。以至戶恆不扃。或以鎖鑰示人。而島民轉以爲異。云云。使陶靖節見之。無需更虛摹桃花源矣。

紅樓寶玉受打。爲一大關鍵。受打之先。寶玉黛玉時相諷譏口角。

受打之後。互相賓禮。所以然者。在詩帕之傳遞耳。此回情節。猶赴岸之波。層層相追逐。不達彼岸不止。發端於寶玉湘雲談話。黛玉竊聽。聽至林姑娘不說這些混賬話。已感知己於無涯。至寶玉出來。爲黛玉眼淚所逼。已逼出心肝之語。而作者不爲傷雅之筆。故作狡獪。以襲人送扇爲解脫。既出而受打。歸臥怡紅。夢中復驚牀頭之哭。露淚淋浪。不能不逼出手帕之贈。此後二人相遇。其言語概可想矣。復何口角諷譏之有哉。余於十四歲時。已見及此。吾國共和告成。頗有以南美諸國相況者。吾未之信。及見西奴林娜小傳。乃信之矣。書言南美奧里塔蘭民主國事。開國總統假修港爲名。侵吞國帑。舉債縱博。與僚佐爭一女優。俯張如流氓宵小。一蠱莽武弁。以一萬銀元運動狼狗士卒。遽達革命之目的。且曰。

兵皆窮餒。果人授以十元者。卽奉鬼爲總統。彼亦甘心。嗟乎。證之吾國。何莫不然。

作小說須獨創一格。不落他人之窠臼。方爲上乘。若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儒林外史。水滸傳。皆能獨出機軸者。外此如七俠五義。鏡花緣。亦差可自豪。但爲力弱矣。紅樓則鎔化羣書之長。而青出於藍者也。

倫理小說最難作。不莊則失體。過莊則無味。能於不莊之中。而寓其莊。則得之矣。最足感人者。無過水滸之寫吳松兄弟。他若噴血酬恩。記之寫孝子。魚海淚波之寫老祖母。亦不爲失神。妙在其人未必爲完人。而於天倫之事。發乎自然之情。不加毫末矯飾。使讀者知倫常之理。不僅爲聖賢之能事。則油然而興。起焉。顧吾國文

士多昧乎此。每述孝子節婦。則盡芟其誠行。獨陳堅苦。意謂非若是則不足以當其稱。且爲他人法也。終致根器淺薄者。畏難而自棄。與作者初心相背。寧非過莊之弊哉。

七俠五義與封神演義相似。信筆揮灑。不加經營。

從來名士話漁樵。輒謂其樂足傲王侯。獨風雪漁樵記。以真名士躬親漁樵之役。風雪孤舟。知己相對。村酒一壺。宜其樂矣。而尤怨號寒。便思富貴之家。紅罌煖閣。獸炭銀瓶。氈簾低簌。羊羔淺注。佳人歌笑。象板輕敲。是又別種說法者。

歷史小說。不能虛造事實。虛造而寓他意。則已非歷史小說矣。若虛造而不寓他意。則既非歷史小說。又非他種小說。直不成其爲書。然若直演正史。則又成爲白話歷史。亦非小說。是則歷史小說。

貴能撫拾遺聞。以發正史之覆。如朝野遺紀。載宋高宗之不樂張忠獻。由於董腐之疾。秋鐙錄言明末流寇之不制。推原於一妒婦潑醋而裁驛遞是也。其次能補正史之遺者。爲類亦夥。不一一援引。

俗語云。無奇不成書。無巧不成書。是矣。然作者處處設奇。則又嫌其不近情理。此乃作書最困難之境。然能者。故意設奇。而復能使之入情入理。令閱者不見斧鑿之痕。則天衣無縫矣。紅樓寶玉娶親一事。實千古奇聞。而自上數回層層節節看來。覺其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並不見其奇。試掩卷而思之。國喪家孝。新郎癡狂。而史主鳳謀。欺孫瞞子。作鬼裝神。偷梁換柱。是何等事耶。而作者竟能使閱者一概忘之。是真奇矣。兒女英雄傳於十三妹卻婚允婚一

回。費盡力氣以模倣之。終不能至。

寶玉娶親一回。揭去新人蓋頭。退立發傻。此筆微細極矣。使粗心者爲之。寶玉必遽而喊鬧。試思寶玉此時。決不料及其祖母以此等事欺之也。故驚駭疑呀。恍如入夢。若立時喊鬧。必其預有所聞。方爲合理。

描寫人物。一人有一人之口吻。絕不相混。舊推水滸紅樓。吾謂綠野仙踪頗擅此長。

歐美小說。作者時與閱者作趣語。如演劇之丑角。與臺下打諢然。吾國無斯習。有之惟兒女英雄傳及鏡花緣。

小說之擅長處。在能瑣屑。夫記事空闊。則蹈於平庸。使人易忘。若點綴一二瑣事。使閱者如在旁親見。則永留腦際。拂之不去矣。噫

血酬恩記。警兵在馬上。於鞞上劃自來火吸菸。煙水愁城錄。野人月夜守壘門者。見叢草微動。佇立凝視。以小石投之。此類甚夥。吾國小說。惟紅樓能擅此技。然賴乎白話耳。周秦之文尙矣。左傳哀公六年。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是尤傑出之句。求之唐宋而下。蓋寡。惟老杜之詩中。時或有焉。

作文有癡筆。卽認山川花鳥爲有情。向之作無聊之酬答之類也。迦茵小傳云。似此荒寺古墳。咸若來告此女子。意謂愁患之事。吾輩已前經。今皆成過去。特汝之憂患。正未有窮期。行方來耳。義黑云。方始來時。日光亦頗歡迎新客。今茲則長隱密雲之中。作詩者亦常有是種筆調。如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又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是矣。至填詞中則益多矣。如春歸

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等語。莫不愈癡愈妙。

滑稽之語。吾於英人迭更司。歎觀止矣。其孝女耐兒傳中述司威佛拉之窮狀。及其被逐。一物不攜而去。曰大攜其五官四肢而遣焉。實匪夷所思。

拊掌錄睡洞篇。狀一蒙塾先生之形態。曰綜言之。似造物生人。草令彼出胎。初不爲之部署。嚴整者。罵人之筆。此爲第一刻毒。又曰。先生之蒙塾。爲平頂不樓之屋。亦草草而構。此亦字惡極。若品花寶鑑罵孫氏昆仲。太無含蓄。

刻畫物狀。亦推西籍。拊掌錄睡洞篇。狀羣鴿云。有側目視空者。亦有納首於翼。企單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頸呼雌者。咸仰陽集於屋



頂。又耶穌生日篇。記羣童云。余寒戀重。衾不卽起。忽聞門外有童子靴聲。似商略一事。少須。歌聲發矣。余竊起披衣立。啟其扉。見一羣天真爛漫之童子。每至一客之門。必縱聲歌。余開戶驟童子愕然。遂不能歌。皆停立。翹食指。微微捺其唇。狀至羞澀。且偷眼觀。余忽爾舉足同奔。捷如飄風而去。甫轉屋隅。聞同聲言曰。吾輩逃矣。噴血酬恩記。記童子哭云。以手拭目。然猶覺目前青紅交雜。作圓圈。此種筆墨。惟妙惟肖。吾中籍雖紅樓之細膩。亦不及此。刻物之筆。求其顯露。言情之筆。求其含虛。蓋物狀模糊。則不能動人之觀感。情狀大露。則不耐人尋味。西洋言情之作。遜吾國一籌者。其以自由結婚之故歟。男女相悅。爲正當之嚶求。故無千迴百轉。明疏暗親之致。吾國視風流公案。盡爲犯法越禮之舉。故其行

也難。其言也。詎而其耐人尋味。亦正在斯。茶花女遺事之得名。其以馬克有隱祕難宣之意歟。

吾國言情小說。實可爲世界冠。然考之法律典禮。其所以限制愛情者。則莫吾國酷矣。夫婦爲家庭法律所制定。而其初則夫若婦。均無過問之權。既定之後。復有倫常之禮節。責彼夫婦共守。勿或過與不及也。是愛情一事。先爲法律所隔。後爲禮教所限。不得絲毫自由之發展。若夫用之於夫婦倫常之外。則又目爲傷風敗俗。有重刑焉。然人於食色性也。自古風流士女。蕩檢逾閑之事。亦罄竹難書。而文人操觚。不特不加呵斥。反若歎羨不置者。雖以文章教世自命者。亦不盡徇法律禮教之勢力。對於風月案裏之罪人。往往曲爲開脫。是猶專制虐政之下。人民渴想自由之樂。凡政府

厲禁之書。人民愈酷嗜之。其文章亦格外煥發也。夫小說載風流之罪。多出於文人學士。斯有二大原因。一、文章爲導淫之一大利器。愚鹵之夫。目不識丁。無以啟發其愛美之心。至於文士。流覽豔麗之作。因之醉心天然景物。月影蟲聲。每足致感。常思與有情者共賞之。而腦中遂撰刻一美人之影。寤寐以求之。偶見秀外者。輒謂其慧中。而思千方鉤致之。既相遇矣。復以通意爲難。道里之阻隔也。他人之指摘也。覲面之羞怯也。吐辭之訥訥也。而一紙情書。則每足舉羣難而盡掃之。且詩歌雋語之動人。倍蓰乎言語不啻也。是文章能啟情念於先。復能成情交於後。噫。可畏也哉。吾國舊習。厲禁婦女識字。其亦有鑑於斯夫。二、文人學士。常見記載之書。對於作風流孽者。往往原其情而道其罪。因而開放

其膽。意謂吾今爲此。後之論我者。亦必且恕我諒我。羨我妒我。與我有同心焉。往哉。勿怯也。具此二因。而文人之罪孽成矣。花月痕。有謂係王湘綺所作。其中之韓荷生。謂暗指左文襄。未知其然否。

爲人物寫照。美人英雄最易寫。名士則難矣。而聖賢尤難。蓋人非聖賢。何以知聖賢之用心行事哉。儒林外史之寫虞博士。稍具規模。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支離滅裂。真堪噴飯。

紅樓夢通行本。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氏。太平閒人之評話。儉野糊塗。不值一笑。唯護花主人之列贊。頗雋妙可讀。

聞之故老云。施耐庵之作水滸也。先圖一百八人之象。黏之屋壁。顧其面貌。揣摩其言行。然後落筆。故能一絲不走。是誠作小說之

妙訣也。

紅樓夢之探春賤視其所生。避之惟恐不及。趨炎附勢。矯作正直。吾甚惡之。汪精衛亦因斯詆之。

薛蟠之死。吾謂寶釵殺之也。薛賈至戚。榮寧之勢焰薰天。何至因區區一店役之命案。以致論抵。且只有薛姨媽託王夫人求賈政。而璉鳳一方面直若亡聞。設非十分不得已。何至以關節干賈政。是必寶釵暗賄熙鳳。使之不聞矣。至以誤傷論滅。申詳到部。京師衙署。賈氏關節較外省更易入手。而竟駁翻。其亦璉鳳之故歟。至薛蟠在囚。薛姨媽每思子傷心。寶釵輒以大義相勸。初聞似甚有理。細按之。兄妹天性。竟一淚不垂。其可惡也。亦甚矣。是不但懷發覆之恨。且欲吞其巨產歟。

紅樓之疑案夥哉。如賈璉行二而未聞其有兄。賈琮爲賈璉之弟。而若有若無。史侯爲賈母之姪。而終未臨存其姑。賈靜與賈赦爲同曾祖兄弟。而王熙大鬧寧國。云親大爺的服未滿。就娶媳婦。是什麼規矩。諸如此類。不可勝舉。

寫奸雄之才可愛。無過紅樓之寫王熙鳳。外此大俠紅蘂露寫舒務林之發令捕紅蘂露。斬釘截鐵。聲聲振耳。蟹蓮郡主傳寫崢嶸蒲窪之誘供。機詐百出。玩人掌上。尤以誘倭朋爲最有神。可畏哉。可愛哉。

吾讀之而垂淚者。爲紅樓寶玉受打。王夫人賈母賈政互相問答一節。而於王夫人哭賈珠。李紈亦哭一筆。出淚尤多。吾思之而傷心者。爲蟹蓮郡主傳收場一回。攝政王遙瞻香車已遠。呼曰蟹蓮

吾兒。吾兒蟹蓮二語。傷心尤甚。

歷古傷心之事。莫過情天孽海之中。人亡物在。撫景傷情。傳此之筆。莫過蟹蓮郡主。歸彼故庵。水塘荷葦之中。孤庵寥落。推窗四望。闐寂無鄰。觸目興懷者。惟有伊人潛來之幽徑。與夫當年之景物而已。蟹蓮之情。古今恆有之。蟹蓮之境。今古所無也。玄宗淒涼南內。柳葉芙蓉。畢竟宮花寂寞。遜彼野庵。卽寶玉淚灑蕭湘。斑竹搖怨。亦惟瞻彼茜窗。偶一臨之耳。嗟夫蟹蓮。何以堪此乎。

世有推背圖一書。云爲唐李淳風所作。繪圖作讖。言天數不移。余少時所見鈔本三四。於八旗一桶之後。爲青牛綠鴨一圖。說者謂八旗應清之興。牛鴨之象。清室傾覆後。卽可證明。今清室亡矣。而未有能圓其說者。今觀刻本。則反轉其圖。以牛鴨置八旗之前。改

青牛爲黃牛。解應李闖之亂。而彼八旗之後。重添一幅。繪一華裝甲士。擊倒一胡人。解爲革命覆清之兆。噫嘻。吾知其訣矣。蓋每經一次大亂。輒添改一圖。云舊圖爲贗。本不足據。是非好事者之閒筆。卽白蓮教之假狐鳴也。然頗可作神怪小說觀。

小說附圖善矣。然紅樓之太虛幻境金陵十二冊。若推背圖然。是書中應有之圖。而現行本均付缺如。是亦書坊之一大缺漏。孽海花王石谷之長江萬里圖。亦當補印。

吾鄉蘭君紹林。著古宦述異記一書。筆記之類也。以取材不廣。僅北京初版。武昌再版而已。中記煙鬼一則。其大概云。人有遇煙鬼者。鬼云。凡人之疾苦。死後卽脫然。惟煙癮一事。雖已作鬼。而不減生前。泉路無煙可吸。其苦況蓋難言矣。其造意頗新。用心極苦。是



爲透過一層之說法者。苦海羣生。遭其渡脫者。想必大有人焉。有謂閱微草堂爲報復南皮張大復秋坪新語而作者。秋坪新語吾未之見。閱微草堂亦只有與張氏辨證其子負債事。復有記張氏婦思夫留影一則。亦不類詆之者。蓋辨債一事。既作斯書。卽不能不辨。若云爲斯事而作斯書。吾未之深信也。

瑤瑟夫人一書。筆墨極靈活諧妙。然託諸譯本何也。紅淚影亦云爲譯本。然以己意羈入之語。已過半矣。

恨海及禽海石。想皆實有其事。

慘女界一書。作者大概係有神經病。否則爲十一二齡之童子。靈機未開。混沌未鑿者。不然決不能胡夢連篇。吾常三讀之。終不解其所言爲何事。而書坊竟爲之梓行。實令人不可解者。

鏡花緣言大人國小人國。海外軒渠錄亦言大人國小人國。是蓋人類天然之想象也。

吾少年常旅行京國。徧嘗茅店風霜。車船勞頓。然亦有償予勞者。卽旅店食宿。所見荒儉之狀是也。每嘗欲筆之日記。又復苦其難工。考之中籍。爲斯種人寫照之筆。亦爲寡有。雖有亦不工。因歎文人之筆。亦有鼯鼠技窮之時歟。後讀林氏譯書。斯種筆墨。極爲繁夥。且燃犀燭怪。無復遁影。於是歎西人之強梁。卽區區文字。亦壓吾一頭。

筆記小說。浩如煙海。章回小說。可傳者寥寥十餘種耳。其以其晚起歟。抑體大而難工乎。

小說家常以理想補人之缺憾。心之不慧也。可以易之。首之不美

也可以換之。見聊齋陸判。魂之不靈也。可以代之。見聊齋小翠。體之不適也。可以假之。見豈有此理。陽之不偉也。可以接之。見肉蒲團。而奈何天之闕不全。且全體改組焉。近世西人鑲牙續足。烏鬚生髮等術。其尊小說家爲推轂者歟。

頃讀靜海陳家麟氏所譯白頭少年。其健雅之筆。不減畏廬。其疏爽處。且勝林氏之凝滯。

西洋小說。吾甚嫌其結局過促。往往千頭萬緒。歸結一處。而以數行了之。使人心忙意亂。神氣不寧。而彼間作者。方以斯爲得意焉。海洋風物。西人小說中言之綦詳。吾華則寂寞無聞焉。蓋一則航業繁興。一則閉關株守。何緣不讓人獨步哉。惟閱微草堂登州角觀。出日一篇。差可自豪。

文章一道。今不如古。他科皆然。小說獨否。蓋古人爲文。繪物言理。屬辭比事。前無因襲。戛戛獨造。故六經諸子。燦爛光輝。漢魏而後。則守舊成風。古人未言。率不敢道。餽飭獯祭。拉湊成篇。是以每況愈下。而小說一事。作者無文苑陪享之思。意所欲言。筆卽隨之。別開生面。不蹈故常。金聖歎論水滸西廂。齊物莊騷。其識卓哉。譏之者皆規規之士耳。

小說敘人物登場。極難見長。不失之平庸。卽失之笨拙。施耐庵深得斯中三昧。出魯達林冲李逵石秀。不費力而不平庸。出史遷石勇劉唐張橫。突兀而不笨拙。若紅樓之出賈赦賈政賈璉賈珍。又爲一種神筆。只於冷子興口中遙遙一點。至黛玉入賈府之後。方歷落登場。使閱者如久識其人。渾忘其於何時因何事而出者。是

乃文章之化工。不易法效者也。

紅樓薛蟠之女兒酒令。妙在其第三句。太好。使俗手爲之。必四句一律。反覺平板無趣。

聊齋之胡四娘。不言不笑。喜怒不形於色。雖曰孤臣孽子。境迫使然。然其人亦大可畏哉。

小說起首結尾。要有數法。一神龍見首不見尾法。水滸西廂是也。二首尾照應法。紅樓是也。三乾龍無首法。歐美作者多用之。吾國未之見也。

不見尾法。論者謂其言有盡而意無窮。吾則謂言未盡而意已達也。

或曰。乾龍無首法。非無首也。其首拗折。與胸腹部相盤結。不易見。

耳。曰吾知之。吾論其起結。非論其構局。

歐美小說之構局。變格實多。有兩截法。如噴血酬恩記之敘藝敘穫是也。有前後倒置法。歇洛克奇案開場是也。有截稍作根法。薄倖郎是也。

有以禪諭書法者。吾則以禪諭小說。儒林外史如來禪也。金瓶梅菩薩禪也。綠野仙踪祖師禪也。至紅樓則兼有之矣。

水滸當於廣廳大廈。臥竹牀。搖葵扇而讀之。紅樓當明窗淨几。焚香供花而讀之。金瓶梅當臥錦帳繡幄中讀之。桃花扇當登山臨水而讀之。哈氏蠻荒當雪夜圍爐讀之。聊齋誌異當於月下讀之。包探案當於汽車輪舶中讀之。

漢族與胡人苦鬪四千餘年。終無一篇佳文。記塞北之戰。陋矣。雖

有詩文歌詠。然終爲隔雲觀月之辭。如畫之寫意者耳。哀吹錄寫  
拿破侖墨斯科之敗。使讀者如置身冰天雪窟之中。見其戎馬倉  
皇之狀。雖當盛夏。身猶起粟。吾國文人當知愧矣。

三國演義。在下等社會。最占勢力。甚至負販。亦皆知名。吾鄉有富  
室子。偶至天津。乘興遊書肆。昂然而入。卒然而言曰。吾欲以一千  
圓買書。肆主恭候而問曰。先生欲購何書。富室子不意有此問也。  
遂囁嚅久之。曰。有三國演義否。蓋其胸中貯藏之書目。止此而已。  
因傳爲笑柄。富室子歸而發憤。專攻目錄學。是亦有志知恥者也。  
宣和遺事。述徽欽北狩。顛沛流離之狀。令人慘不忍讀。余謂專制  
帝王之經筵。當添講是書。

偶憶笑林廣記有嘲近視者一則。略云。有甲乙二近視。遊覽鄰村。

新廟。仰視匾額。甲曰某字。乙曰某文。互辯互詆。各以目力自詔。久不相下。因取證於廟祝。祝曰。匾尙未懸也。世有二事。與此相類。一易經春秋老子三書。文字晦澀簡奧。有類隱語。在當時作者。或有寓意。然非經其自行明白詮釋。他人決不能解。而二千年嚶嚶嗷嗷。苦爭不捨。此曰卜筮。彼曰陰陽。此曰哲學。彼曰字典。言尊周言尊魯。言朝報。言三世清淨也。陰險也。哲理也。民權也。愚者迷信。黠者假託。猶治亂絲。愈理愈紛。何苦以有用之心血。作此無謂之斷斷也。若能起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老聃於九京。持諸家經解而問之。必當啞然失笑。二譚叫天老來演劇。煙癮過大。喉嚨太細。復自珍惜。不肯用力。雜以金鼓絲竹。喝采嘖讚之聲。實不能聽聞。而馬車填衢。送卻七圓八角歸來。逢人說項。照例作驚奇之讚語。此曰



清微淡遠。彼曰發揚蹈厲。甲謂周秦漢魏唐宋明清古文之法皆備。乙謂老作已臻化境。至叩其本心。實尙未聞一字。不過識得叫天之面目而已。蓋不如斯違心。卽不能容於北京之社會。伊等爲生活起見。亦大可憐也。

有指北京什剎海。謂卽紅樓大觀園之故基者。不知其何所本。李志常作西遊記。述邱處機應元太祖召赴西域。往返所經歷。後之神怪小說西遊記。遂附會爲邱真人之筆。閱微草堂以其所用官名。多係明制。爲元時所未有。定爲明人之書。鐵案如山。勿庸嚶嚶矣。

作小說往往不著姓氏者。以有所譏毀。隱名避禍耳。至西遊記。封神演義。神佛仙怪。與世事毫不相涉。作者亦自隱匿。怪哉。嘗思其

故。蓋吾國舊習。賤視小說。謂其有害無益。常禁子弟讀之。而作者亦思避其鋒。不敢出頭露面。恐遭呵叱也。

俗傳王弼州作金瓶梅。爲朝廷所知。令進呈御覽。弼州懼。一夜而成封神演義。以此代彼。因之頭白。此與云王實甫撰西廂。至碧雲天黃花地一曲。思竭而死。同一無稽。然封神一書。實類倉卒而就者。

紅樓一書。異本極多。見諸記載者。約五六種。蓋皆悼紅軒改刪十次之未定本也。由此推想其原書。資材必極珍祕。而文字必不甚佳。不然何需此勞勞哉。雪芹先生。蓋深悉其底裏者也。

品花寶鑑。高品之戲。其叔孽海花。李純容之調。其師名士玩世。何脫略乃爾。

幼年每當先祖母壽辰。輒見六七老瞽人。彈詞祝嘏。所歌諸曲。典雅綿麗。心甚好之。及長。搜求刻本。終不能得。久之。詢知其故。蓋勝國中葉。家給人足。巨室消閒。參瞽教歌。自撰曲本。不求傳世。猶之故明貴閥之崑班也。因之瞽者轉相授受。口教耳讀。其重師法。有過漢儒。吾家數瞽。猶是盛世之流俗遺風。故所歌書坊無傳焉。少時聽瞽者說隋唐花木蘭征北一書。較現行本多至三四成。作者苦心經營。書坊任意節刪。割裂不完。實深可惜。是以板橋詩鈔自序云。有篡改其詩者。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小說能移人性情。是余所身歷者也。猶記七八歲時。每晚家人圍燈。謙坐聽先子說封神演義。余日間卽以環形鎮紙。繫以巾帶。擲向空中。觀其墜落。以擬哪咤之乾坤圈。至十一二歲。聽隋唐故事。

慕瓦岡寨英雄聚義。每至秋日。禾熟登場。繞村秫稭。積若山邱。卽與羣姪各據一積。以當山寨。折楷爲刀槍劍戟。突馳較武。在都時。偶讀水滸。見武松李逵之痛飲大啖。蹶然而起。赴市購牛肉一巨方。思一氣而吞嚙之。甫三嚙。卽格格不下。不禁自笑。荏弱猶昆蟲爾。

虞初新志。集纂明清之交。諸家文集之傳記。其中奇才異士。如武風子。八大山人。焚琴子之流。往往見之。是乃亡國遺民。不仕新朝。而懷才莫展。幽憂怨憤。或託諸癩。或託諸癡。或寓之哭。或寓之笑。或假一技一藝。以發其抑鬱牢騷。是乃才人刼運。徒作文章裝點之資材而已。

美人歸沙吒利與大腹賈。千古文人。莫不悼惜其不幸。不知虎幄。

牙。帳。之。中。夏。屋。氈。氍。之。上。方。琵琶。丁。冬。尋。歡。覓。笑。而。寒。窗。燈。燼。苦  
意。吟。哦。自。託。風。流。之。知。己。使。美。人。見。之。正。當。嗤。之。以。鼻。  
世。之。享。豔。福。者。莫。過。沙。吒。利。如。圓。圓。歸。滇。府。太。真。洗。祿。兒。髻。刺。客。  
傳。烏。蒙。祕。聞。見。諸。文。字。者。亦。若。斯。矣。其。篡。奪。擄。掠。作。肉。屏。風。與。香。  
唾。壺。者。不。知。凡。幾。措。大。寒。酸。偶。得。一。中。材。卽。驚。爲。奇。遇。詩。歌。傳。記。  
莫。不。擬。以。宓。妃。姮。娥。吾。謂。沙。吒。利。之。美。人。真。美。人。也。名。士。之。美。人。  
紙。上。之。美。人。耳。

聊齋楊大洪一則讚云。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與兩  
般秋雨。盦載題飛吟亭詩。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一  
樣立論。兩般秋雨。又載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  
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與袁簡齋句。

云。黃梁未熟天尙早。此夢何妨再一回。一樣立論。

作文要忙裏偷閒。以蘇閱者之氣。如兒女英雄傳鄧九公與安學海述十三妹之歷史。正聽者攝氣咋舌之時。便插入二姑娘之打諢。此琵琶行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也。

吾謂紅樓一書。儘教發明家搜出底裏。決不能如斯之豔麗纏綿。反不如就此飾辭認假爲真。反覆尋繹。悱惻而有味也。是故董白自董白。黛玉自黛玉。歷史自歷史。紅樓自紅樓。發明自發明。批評自批評。離之具美。合之兩傷。知言者當不斥吾爲謬論也。

讀紅樓有左袒寶釵譏誚黛玉者。其言曰。寶釵雖爲奸雄。然總可立身應變。黛玉縱情任性。不至身名俱裂不止。其言固不徒爲釵黛而發。亦疾夫世之不自圖存者爾。雖然。縱黛玉之量。亦止於其

一生淪落而已。縱寶釵之量。其不荼毒天下。遺害萬世者幾希。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勢力可以轉移風尚也久矣。恨綺愁羅。記載魯意第十四展轉於二蕩婦之間。廷臣則朝尚華侈。夕類寒乞。官場現形記載浙撫講理學。故衣價騰三倍。吁。可畏也哉。門人王鴻志。字梅骨。讀書頗能得間。余觀其日記一則云。余讀紅樓夢。見寶玉受打。全家鼎沸。賈璉受打。只於平兒口中述及之。因知其祖母之心。有屬有不屬也。文章令雅俗共賞。誠非易事。若紅樓可爲能盡其長。上至碩儒。不敢加以鄙詞。下至負販。亦不嫌其過高。至儒林外史。則俗人不能讀矣。故流傳絕少。

作畫講距離。作文亦須論時間。兒女英雄傳。十三妹殺僧救安龍。

媒一回。以一夜之中。作如許事。說如許話。吾想未必有若大功夫。譯書不當引中國典故。述西人口吻。張冠李戴。成何面目。

怪現狀。製造局洋槍樓有賊一段。提調槍狗驚仆。因與聽差大發脾氣。其可笑之神氣。活現於紙上。余在學堂時。斯種醜態。固且暮而見也。

蕩寇志謂朱同雷橫駐札鹽山。據山爲寨。鹽山縣卽在吾滄之東。實海濱斥鹵不毛之地。阜岡皆無。何云乎山。然小說家不能以考據繩之也。

聊齋所云牛山四十屁。古宦述異記載其一屁。題爲咏貓。屁曰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讀之令人絕倒。



曾廣詮之長生術。林畏廬之三千年豔尸記。同一底稿。而曾氏書較林氏僅有六分之一。苟簡失神。未免唐突哈老。海屋籌一書。牛鬼蛇神。無端復將至聖先師拉入。荒唐怪誕極矣。且哈老撰斯書。與三千年豔尸記自相牴牾。而取徑又甚相類。多此一筆。果何取乎。

凡續編之書。概無佳作。如紅樓水滸聊齋諸後續者是也。斯有三原因。一、一書有一書之宗旨。其文卽成。其義已足。勿庸辭費矣。續之適成蛇足。二、識高筆健者。必自起爐竈。斷不屑因人而熱。故續人書者。率皆不才也。三、書非家傳戶誦者。亦無人肯作牛後。被續之書。概爲犖犖名著。是以不易與之頡頏也。

綠野仙踪。蕭麻子暗使無賴擾温如玉。如玉反求蕭麻子爲之解。

圍。吾國近年一二強有力者。擅權張勢。象虎自衛。稍不如意。卽縱使噬人。偶令暫閉齒牙。庸流卽歌頌其戢亂之功。是亦善鈔襲蕭麻子之文章者也。

余肄業學堂時。讀英文至洛克斯勒較射一篇。心甚喜之。然不知其卽由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節錄而來者也。後讀林氏譯本。始知其淵源。因華英相刊。工穩無少差訛。遂深服畏廬筆力之深厚。吾國昔無社會小說。故於貧家狀況。多未述及。雖儒林外史。其中亦不多見。唯敍范進家。爲鬪縷盡致。餘則紅樓之王狗家。金瓶梅之常峙節家而已。反觀迭更司之書。則真可謂窮極色相。無論何書。總不能無疵病可議。作評者。當用研究學問之眼光。不當用崇拜宗教之心理。金聖歎批西廂水滸。彷彿漢宋諸儒膜拜。

五經。後之評小說者。乃渺不落其臼窠。偶取一書評之。則其書卽爲咸陽呂覽。千金不易隻字。任其筆飛墨舞。總覺帶一種酸腐氣象。

作小說當洞明世故。作過來人語。方足動人。

燈謎。酒令。詩詞歌謠。對聯匾額。爲小說之點綴物。紅樓及品花寶鑑。所用最夥。然二書均以酒令爲最佳。若紅樓之燈謎。極庸俗不堪。

紅樓不演正人。然特寫一包勇。是蓋懼閱者讀一百二十回之長文。已如身歷其境。爲放僻邪侈之氣所薰陶。岌岌乎流而忘反。失卻本來面目。幾不知世界之上。尙有所謂正人君子者。故借包勇渾樸忠正之氣。以振刷之。

先君最愛讀紅樓。二十年手不釋卷。論賈政看寶玉課文。看題後仰首而思。然後看文一筆。云此乃老荒思題之上下截也。是非深於制義者。不易看出作者之用心。

梁節庵曰。紅樓之寶玉。指清世祖。賈赦。賈政。王夫人。邢夫人。四人合演多爾袞。撮其名姓之音義。曰攝政王刑。謂多爾袞沒籍也。云云。紅樓夢索隱。吾未窺其全豹。寶玉指清世祖。固已言之矣。至攝政王刑四字。不知亦有此發明否。

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其性異也。品花寶鑑。李元茂之喜筵。爲姬亮軒。魏聘才。孫氏昆仲。顏仲清。梅子玉。諸人。冰雪因緣。東貝之喜筵。以冷澀商賈。與蕩婦娘子混合。大俠紅蘂。露倫敦觀劇。以舒務林革命巨子。蝨諸英法世胄之間。其四座無歡也宜矣。吾在都

門常見夫宴客者矣。名士市儈。官僚武夫。紈袴暴富。毫無別擇。拉雜而邀集之。座間互相訾鄙。冷譏熱嘲。輕薄者且專學斯種惡習。於他人言語神色衣飾舉動之間。尋瑕抵釁。以自鳴得意。夫宴客所以娛客也。而驅赴譏鬪之場。果何取乎。余寡交遊。與宴絕稀。偶有招者。聞其人數過三五。卽婉辭謝卻。若勢不能不往。則垂頭喪氣。若死囚之赴刑場焉。然摯交膩友。二三人偶一登樓。亦覺心曠神逸。醉飽以歸。

冰雪因緣。卡格爾罵其兄曰。爾敢爲吾兄。卽害我也。乍讀之。覺爲千古奇語。再三以思。蓋非奇也。世界恆河沙數之小人。一旦得志。胸中莫不有斯語。雖忌憚社會道德。未敢出諸口。然已鑄諸額矣。明眼者一望卽識之。

尸積記曰。見絕世姿。淡漠視之。深負造物。斯語如出賈寶玉之口。潘金蓮罵吳松。說不知長嫂比母。吳松冷笑。阮大鍼哭先帝。閣部莞爾。試思吳松與史公。斯時是何等心緒。乃聞之尙不能不笑。則知天下古今。未有聞其事而不笑者。

作小說起綽號。亦非易事。壬子秋。余於蕓桐書室。兄弟叔姪鬪蟋蟀。各立名號。余蟲約二百餘頭。命名之際。頗費經營。因知耐庵一百八將。無甚相犯。已爲能手。西遊記小妖之名。曰有來有去。曰古怪刁鑽。更有趣味。

紅樓羣婢命名。爲他書所不及。聊齋諸美人。重字微多。

迭更司之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冰雪姻緣。詆毀英國教育。不遺餘力。其真若斯耶。吾實不敢知。吾國學校。職教員對學生。無熱心。

而用壓力爲輿論所詬病久矣。然尙未若斯其甚。卽昔日私塾之暴虐亦尙不至此。意者迭更司先生不無過甚其辭。余濫竽學界。於今四載。雖不敢居功。亦可告無罪。想不在先生所斥之列也。閱微草堂以漢學家詆宋學。亦其門戶之習然耳。新齊諧則漢宋兼詆。多見其不知自量也。

讀黑太子南征錄。至白羣遇西兵於朝霧之中。人馬嚙咋。聞聲而不見形。因憶余初至武昌。深夜渡江。但見兩岸燈火。景物一無所覩。翌晨早起。同室尙在酣夢中。余一人獨出。至黃鵠磯。登懷白樓。下窺霧氣濛濛。時聞欸乃聲。而不見其處。須臾煙消日出。大江赫然眼底。帆檣上下。一望無極。不禁胸襟豁然。神飛色舞。聊齋夜叉國一則。中商至夜叉國。夜叉不解中國之所謂官。商人

告之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坐。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爲官。噫嘻。官之一字。不以爲國服務解之。而作如斯解者。本以詔夜叉則然耳。而官場現形記。塾師竟以詔弟子。且普海之內。父兄所以詔子弟者。何莫非斯語耶。噫嘻。取所以詔夜叉者。而詔子弟。是惟恐其子若弟之不爲夜叉也。

余年七八歲時。每晚臥衾中。臨睡時。吾母卽說小說一段。以慰余。今記憶最真切者。爲李笠翁之十種曲。蓋余小說之癖。所由來者深矣。

兩般秋雨盦載李笠翁十二種曲。余家所藏者爲清乾隆時福州刻本。只有十種。

法能勝理。勢能勝法。天能勝勢。誠哉言乎。夫法之爲物也。固酌理



而定之。然執行之際。於理往往有柄鑿不入之憾。其人在理可恕。在法不赦。固不能因其人而破斯法也。蓋世非大同。雖聖人亦有無可如何者。至夫巧吏猾胥。上下其手。假法律之名。以網利洩憤。是又當爲法律呼冤者矣。璣司刺虎記曰。此間野蠻無法律。不能如英倫任汝恃法律而行暴。是雖激切之辭。然亦不能盡斥其不當也。

人性惡劣。淫殺成風。記載所稱之美人英雄。淫殺之領袖也。余最惡婦女武夫。若美人英雄。尤爲婦女武夫中之可惡者也。孽海花記德后之言曰。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嗟乎。是惟恐其淫殺不登峯造極耳。夫放誕美人。權詐英雄。換言之。卽爲女倡班首。男盜宗魁。落魄文人。乃醉其色。慕其勢。恭上

徽號曰美人英雄。是亦慕殺而不得者也。

項羽學書學劍無成。而睥睨祖龍車駕曰。彼可取而代也。髯刺客傳。拿翁自述。在學堂時。功課咸不及格。而見魯意十六之警蹕。卽存我何弗得之思。中西兩霸王。性質極相肖。微末小技。固不值掀天拔地之英雄一措意焉。

文章託體。不外二法。一曰記。二曰述。記者出諸旁觀之口。述者出諸當局之口。或定名爲他述體。自述體。筆記小說。雖在一書。亦嘗二體兼用。章回小說。吾國惟他述一體。自述創自西人。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則效其法者也。傳奇劇本。須登場扮演。現身說法。故決不能用他述。彈詞無自述者。歌曲二體兼用。

海屋籌。合兩人之自述。成爲一書。迺自述體之變格也。

儒林外史之構局。無貫索。無總結。（幽榜一回。另出一手。）而人。不厭其散落。

塊肉餘生述。大衛曰。但知門外新墳。卽爲亡親瘞骨之地。每經冬。令屋中罏火烘人。而吾父三尺斷墳。乃閉諸門外。嚴寒風裏。言簡意長。是乃文章化境。故陶靖節伊亦人子也。一語千載流傳人口。又大衛自述出遊歸來。母已嫁夫。後父無情。母畏之而不敢親己。獨自登樓。枯坐室中。云。以目面牆。牆亦面我。就字面看來。斯二語。何關悲涼。而一縷悲涼之氣。直貫九霄。是曰白描法。

歐美小說。恆說一事一物一語。多至數十徧。往往令人失笑。如棄兒。其他等等。玉樓花劫。羅漢之吟詩。大俠紅蘂露。漢姆希特之引用聖經。賊史。格林威格之自食其顱。冰雪因緣。赤克之自持。老約

之馬噫。打土著。及言東宮殿下。塊肉餘生。密昔司密考伯之誇外家。璧各德之衣鈕。忒老特爾司之壯髮。是固日常恆有之事。然吾國作者。尠遊心及此。惟水滸李逵之鳥。吳松之大蟲。潘金蓮之叔。儒林外史五河縣人口中之彭老四。方老六。爲數頗夥。金瓶梅之達達亦不少。其性質與此不甚相類。吾謂兒女英雄傳。鄧九公。手中之雙鐵球。當多響幾次。儒林外史。權勿用之高白夏布帽子。當多現幾次。楊執中之包漿古銅爐。當多擦幾次。則更有神味。賽金花照相。樊樊山彩雲曲。謂與英女皇維多利亞。孽海花謂與德后維多利亞第二。未知孰是。

兒女英雄傳十三妹出場及規夫兩回。最爲笨拙。

筆記小說。古代不及今代。蓋以古人簡單之心理。不饜近人複雜

之腦筋也。

小說常設險至十分危急時。方令解救者登場。使閱者盡作大旱雲霓之思。矇詞尤習用之。吾鄉每歲秋穫告終。勞民蘇息。招警彈詞。日匿夜涼。村前廣場。卽聞鼓版丁冬。環坐其旁者。以百十數。尙憶少時聽說白綾扇。至陳權二使逼邱夫人允婚。夫人婉轉陳詞。賊使一味恫喝。聽者聲息全無。說至邱子榮登場。邱保慌張報道。吾們大爺來了。語聲未歇。卽聞環坐同時噓氣。其聲若潮。畫鬼神易。畫犬羊難。愈眼前習見習聞之事。愈難著筆。冰雪因緣三十三章曰。凡人熟於其事。卽習焉與之融洽。以外之事。一無聞見。惟先入爲主。一聞卽識腦中。不更察也。因之優劣初不了了。但主其習慣者。爲定其優劣云云。余久欲作斯語。苦不知從何處著

筆。不知迭更司先生已輕輕道出矣。日常瑣事。俯拾卽是。能手拈來。皆成妙諦。

金陵歌舞之場。粉醉金迷。久甲天下。而明季鼎革之交。等諸阿房一炬。余澹心滄桑親歷。追記板橋。一時鶯歌燕語聲。絲竹檀板聲。金戈鐵馬聲。淒風苦雨聲。黍離麥秀聲。胥濤杜宇聲。盡收紙上。讀之。惟覺聲聲心醉。聲聲魂消。聲聲酸楚。聲聲嗚咽。實不辨其爲何聲也。讀桃花扇。亦覺有爾許聲。

水滸如燕市屠狗慷慨悲歌封神如倚劍高峯海天長嘯紅樓如紅燈綠酒女郎談禪聊齋如梧桐疏雨蟋蟀吟秋桃花扇如流水高山漁樵閒話七俠五義如五陵裘馬馳騁康莊儒林外史如板橋霜跡茅店雞聲茶花女如巫峽哀猿三聲淚下品花寶鑑如玉

壺春醉曉院。鶯歌新齊諧。如劇場。三花插科打諢。儒林外史。景蘭江等。西湖一會。不過令人嘔出酸餡。尙不及二十年怪現狀。竹湯餅會。令人笑斷腸子。此亦南人標榜之餘習。北人從未敢如斯大膽。

章回小說若畫之手卷。筆記若冊頁。傳奇若畫屏。歌曲若條幅。筆記若冠帶。章回若燕服。傳奇若巾扇。歌曲若雜佩。

章回小說之結構。有順排法。有錯排法。順排法。回回相銜接。錯排法。乃錯綜變化。次章與前章。或接或否。吾國小說多用順排。西籍他述體多用錯排。

小說定名。亦頗不易。水滸二字。最爲新穎貼切。餘則如衣冠盛事。齊東野語。已癡編。啟顏錄。睽車志。子不語。侯鯖錄。碧雲殿。北窗炙。

輒。嶺外代答。如斯我聞。姑妄聽之等。皆不俗。

事實見諸文字。大半失真。文人張皇。能使褻瀆變爲冠冕。楊慎祕辛。蓋有心發揮此義。觀其前半。則濮上桑間。無此穢褻。其後半則尙書謨誥。亦不過如斯。其用心亦狡哉。

一夕話載有半邊聖人一則。一士夫性極貪。取人不遺錙銖而已。之所有。分毫不捨。或譏其吝。答曰。一芥不與。聖之道也。或曰。一芥不取。君以爲何如。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好學得半邊。聖人辛亥革命之際。天津大公報。有半截議員之諧評。文極諧妙。錄之以供滑稽小說之選。近日國中得意之人。除袁內閣及其舊日夾袋人才外。最興高采烈者。厥惟資政院議員。今日議這樣。明日卽旨准施行。明日議那樣。後日又旨准施行。真可謂言聽計從。極君臣



魚水之樂矣。是以議員中之矯矯者。居然以立憲元勳自命。預作銅像巍巍之春夢。雖然此亦無足怪。所可怪者。議員既與國家休戚相關。欽選議員。更與國家及皇室有兩重之休戚相關。值此帑空事急之際。未聞有提倡解囊捐助。以振起親貴及人民毀家紓難之心者。意者有完全國會。始有完全議員。資政院議員。不過半截議員乎。故對於議字。祇辦得個言。且閣起那個義。對於員字。祇張著個口。且藏著那個貝。或曰。議員已爲國民承認。四千五百萬之新外債。捐助國家多矣。嗚呼。這纔叫慷他人之大概。

右臺仙館筆記。述貴州某縣。殆爲鬼境。吾邑朱大令靄亭。官奉天靖安縣。今日洮安。初聞其縣城只有五戶。後晤其壻孫君捷先。因詢之。曰。傳聞之過也。實有十二家。至城外村落。則時有時無。

蓋省垣富室。皆遣奴僕來此懇荒。結茅爲屋。待秋水瀑至。乃復遷避入省。

桃花扇當年紙貴洛陽。於云亭山人自述本末中。亦可想見其盛矣。而山人之躊躇滿志。亦不禁流露於言表。所云庚辰四月。冠蓋雲集。獨居上座。諸伶更番進觴。尤其令人羨殺。文人得意。至是已極。頃見益世報載小說談屑一篇。述迭更司爲時人崇拜。每與宴同席者。嘗懷其啖餘蛋殼橘皮以爲紀念。亦云盛哉。然視云亭山人。尙瞠乎其後。

右臺仙館筆記。載一縣尉之妻。代妓受笞。與板橋雜記徐青君爲人代杖。同一奇聞。衣冠之辱。至斯已極。

漢高祖弑義帝。而嫁禍項羽。新齊諧與古宦述異記。俱載其事。云

爲陳平六出奇計之一。頗在情理中。是亦發覆正史之類。特一託諸還魂者之口。一託諸崑仙之筆。均不足成考據。

文人遊戲筆墨。任拈一題。即可點染成篇。大力者故尋難著筆之題。賣弄神通。如桃花扇論語鼓詞是也。余髫髻時。見伯舅陳公。常攜琵琶行傳奇一部。伊時未知措意。及今思之。作者從何處著筆。實無從揣想。惟記伯舅嘗歌江神風送琵琶聲。以達司馬之舟一折。

神怪寓言小說。有造意極新穎可愛者。如聊齋湯公。寫人死氣散之狀。閱微草堂之照心鏡。右臺仙館之自寫履歷。意同而筆異。俱詳切有致。

寫風雨之佳文。無過紅樓之秋窗風雨夕。及薄倖郎開首一章。

文人好名。有甚性命。兩般秋雨盦載楊鐵崖選嘉禾詩。詩人竟至暮夜持金。涕泣長跪。以求入選。其事可鄙。其情亦大可憐。而鐵崖毫不爲動。答以平生三尺法。尙可假借。詩文則不敢違心欺世。云云。是視文章法規。重於國家律例。寧使人指爲貪墨。不肯居冬烘之恥。其好名之甚。亦不減若人。

簷曝雜記。乾隆時。西廠舞燈。三千人列成太平萬歲四字。張文襄公督鄂時。值西后萬歲。梁鼎芬令方言學堂學生二百餘人。列成萬壽無疆四字。以媚文襄。學生帶革命性質者。叫罵數日。

又載康熙中。侍衛托碩至俄羅斯定邊界。與俄之女主。繾綣三年。始歸。於枕上訂界約十八條云云。齊東野語可笑極矣。吾國習俗。常以尙公主爲世間最榮耀之事。而以尙外國公主爲尤榮。故戲

劇中有楊四郎八郎薛平貴諸美談。甲午之役。民間喧傳。李合肥之公子爲日本國之附馬。亂卽因是而起。揣其心理。蓋謂中華人物秀美。爲世界冠。蠻夷見之。莫不動心。顧甌北通人。乃亦作僞人語。怪哉。雖然。哈葛德爲英國名士。其煙水愁城。火山報仇錄。豔尸記。海屋籌諸作。莫不云白人一至蠻荒。卽有美人眷戀。以性命相殉。自誇之習。亦世界所同然也。

簷曝雜記云。京師騙術。有冒充人父。而奪童子銀者。此與賊史南施擄倭利物。同一伎倆。適都市者。能無戒歟。

又載某修撰視學粵東。坐潮州綠蓬船。結識狀元夫人一則。與孽海花祝寶庭坐江山船。同一風流話柄。

俗吏不但殃民而已也。凡事物遇之。莫不遭劫。聞見偶錄。載乾隆

東巡。泰安縣盛湘修理泰山。古碑多爲所毀。詩曰。營營青蠅。其此之謂歟。

村人孫某。好大言。人因呼之爲好漢架子。或因其自誇謂無事不知。輒罵之曰。伊母初嫁時事。伊亦能言之歷歷。蓋彼曾執燈采輿前作先驅也。初謂此天壤間絕無之事。近觀維西見聞記。那馬種人。女之嫁者。其在母家所生子。盡攜以從。夫且喜其妻賢而有色。大學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直見聞之不廣矣。

余常謂生活有五要素。一曰明。謂見事透徹也。二曰忍。謂精神能耐苦也。三曰勞。謂身體能耐苦也。四曰藝。謂須有一技之長也。五曰運。謂機緣之遇合也。前四爲主體。後一爲客體。人能修主體以待客體。則生存之事過半矣。每讀小說。揣摩人情。於斯言益信。

山齋客譚有聯貴賈禍一事。閭閻之間。類此者頗夥。吾鄉有暴貴者。鄰縣有農家。與之同姓。求與聯宗。貴家之正人。笑而卻之。而其不肖族人。常藉端與之往還。多方詐騙之。

秋鐙錄記高念東之事。念東以少宰家居。夏月乘涼隄邊柳陰。一車載瓦隄下。不得上。招公挽之。公欣然從之。又公浴於河。一達官遣役候公。亦就浴。呼公爲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上二事。人謂其恭。吾謂其傲。蓋其視人猶物也。孟子曰。柳下惠不恭。旨哉言乎。

筆記小說有列目不列目之分。列目則羅羅清疏。不列目則落落大方。然吾意總以列目爲是。

論小說者。常以耐讀之遍數。定書之高下。是乃極好之標準也。然亦有時或爽。卽如紅樓百讀不厭。無論矣。水滸只須三四遍。儒林

外史反有六七遍之意味。至論儒林外史之文。其氣勢結構。本在水滸之下。第以全書散碎點染過多。倉卒不能盡記。是以雖讀至六七次。其興味尙蓬勃乎紙上。吾謂讀水滸猶之乘舟過巫山巴峽間。兩岸猿聲怪石。懷乎其不得徘徊留戀也。讀儒林外史。如徜徉於西湖虎邱。卽一草一石。亦足羈人玩味。滑稽之語。可與迭更司相頡頏者。華盛頓歐文足以當之。其大食故宮餘載云。先皴其額紋。令聚張其目。令怒。又云。蓋上帝造媪時。卽於媪之玉容。設爲峻拒男子之幌。此類儼若出之迭氏之口。

寫景以善設譬爲佳。如大食故宮餘載云。已而交冬。尼瓦達山大雪。彌天山容盡縞。如被麻衣。又如冰雪因緣云。曉色甫動。似竊竊穿入禮拜堂。覺夜色尙潛伏。隅陬未嘗盡遁。而曉色似流涕自悲。



命運之短。蓋太陽之升。卽云晝。不云曉。故曉色乃自知其迅。短。淚痕卽一一漏。諸扉罅之中。顧曉色一穿而夜色卽大恐。遂潛藏於墳間。及諸深黑之地。迨陽光一發而扉罅中曉色之淚痕立乾。深黑中之夜色亦驅除都淨。惟堂中鼠子卻恹。一夜往還於牧師衣笥及祈禱文之卷上。至此一聞門闢。卽狂奔入窟。鼠肝葉葉跳動不已。寫景之佳。吾於紅樓而外。最服膺西籍。如立鏡攝影。纖細不遺。吾國文人思致。鮮及其緻密。

漫郎攝實戈。格物利亞質其父曰。兒與漫郎同居而未行聖禮。誠屬駭聞。但某公爵曾私暱二婦。某伯爵亦曾暱一婦。迄今十載。未嘗洩露於其髮妻。彼巴里城之願求得與此二公一識面者。且若龍魚之赴大壑。則何說也。兒固時至博場。作無益之舉動。然某侯

爵與某子爵。恃此以供日用。某親王與某公爵。且爲賭博社會之魁。則又何說也。余代其父答之曰。王公大人。行惡放蕩。則可書生。寒士。行惡放蕩。則不可。王公大人。以勢位金錢。彌其名譽之缺。書生寒士。自立於社會者。惟名譽。斯賴設此而有缺。更何以彌之哉。

履園叢話。記寧波成衣匠事云。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匠詢主人之性。青年紀狀貌。并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性甚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僵。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於尺寸。成法也。何必問耶。余謂是亦泰西偵探術之精義也。

寫病中思想。吾取二段。一出冰雪因緣第十六章。一出耐兒傳第  
六十四章。茲摘錄於下。冰雪因緣曰。小保羅自學堂歸後。初未下  
牀。靜臥而聽市聲。亦不審時光之度過幾許矣。室中舉動。一一印  
之腦中。見陽光射入百葉窗中。映壁如水光蕩漾。知殘陽將西入。  
崦。冥想外間天色。必有晚霞。因復凝目壁間。餘光漸歛。入夜矣。又  
思此時市上。必已張燈繁星滿天。然冥想之中。不期恆及河水。想  
晚來河水。必沈黑倒浸天星水勢。滔滔入海而去。迨及夜深。行人  
稀少。則徐徐細數。來人腳步。至於遙遙不聞。而止。苟不聞聲。則注  
目燭光。作團暈。耐兒傳曰。司威佛拉輾轉病榻之中。無片晷之寧  
貼。毋論何聲。中皆焦竦激烈。顧在恍惚中。胸次似虛懸。一應爲之  
事。初未得當。病眼或開或闔。咸覺有應爲之事。未嘗爲者。如是者

可二十四句鐘已而立暈。夢與幻象皆渺。既醒覺稍清冷。因憶發熱之時。爲狀至窘。而長夜胡乃漫漫不能遽思。忽欲舉手。乃不能動。自以爲腫。視之則枯瘦如柴。臥而不動。卽亦無苦。昏沈中忽聞有歎聲。自念詎昨日未闔其扉。胡爲有人入室。心固如是。竟未能別其爲誰。幻想中見帷幔作綠條形。竟以爲林影。似遊身花圃之中。已而漸忘歎聲。仍爲園遊少須。歎聲復作。神情復爲之歛。而林影仍化爲綠條之布。

儒林外史。匡超人本來是個好孩子。初遇馬純上。再遇李知縣。三遇景蘭江。四遇隋衛二老。五遇潘三。都有一番教誨。又各各不同。是以頓變厥初。失卻本來面目。此墨子所謂染蒼則蒼。染黃則黃。五入而五變者也。

品花寶鑑筆墨無甚變化。平板堆砌。惟以富麗見長。漫郎攝實戈曰。余時閱諸書。曾言野人純乎天真。絕無詐僞貪婪之行。若余等不加觸忤。必不逞毒於余云云。夫野人獷悍如獸。甚或甘人如飴。然其心以爲行其所當然。非故意爲惡也。至社會進化。天性和霽者。固已融洽乎禮義。而驕暴險狠之流。百計以與國法清議相譸張。猶之禾田惡草。人工稍懈。卽蓬起以掩嘉苗。其問心亦自知爲惡也。顧以不勝其慾念之熾。寧倒行逆施。殺人以自肥。其心之險。其術之巧。其惡之毒。實過野人百倍不啻。章炳麟氏善惡俱進化之說。誠具卓識。

儒林外史。杜慎卿於蕭金鉉詩句。加一問字。改詩爲詞曰。問桃花。何苦紅如此。吾亦欲問此問字。一何苦神妙至此也。

紅樓寫尤三姐嫁柳湘蓮。自定婚以至失蹤一段。筆墨草率迫促。神情恹恍迷離。比之全書之細密儼若另出一手。

昔在京購金瓶梅。勸業場有設書肆者。詢其有無斯書。肆主曰。雖有而未敢置此。約余明日往取。余明日既至。肆主曰。吾意先生與吾戲。故未攜來。明日必不再誤。明日余因故未往。後十餘日復至勸業場。另詢一肆。肆主不悅曰。又問金瓶梅。適有一家受罰矣。余急問何家。伊指以相告。乃前與余相約者。因詢受罰之狀。曰。先一人入肆。託爲買書。既出書與之。而買書者卽回頭喚巡警入。方知爲探訪局之委員。書爲其攜去。另罰洋五元。余意彼肆主人必以余亦探訪局所使。急入其肆白之。而肆主對余乾笑。余亦笑曰。其書尙有否。曰無矣。前蓋不知違禁。今既知之。決不敢再賣。復謔余。

曰。他書儘有。先生何獨購斯書。蓋其疑終莫能釋。冤哉。出之琉璃廠。某書坊竟出是書三四部。版本各異。余曰。汝存書如斯之夥。不畏警察耶。伊云。警察何以知之。余卽以勸業場事告之。伊倉皇失色。斂書而入。再問之。亦不答。斯又疑吾爲私探矣。冤哉。因憶魯智深沽酒不說從五臺山上來。特法其智。乃始得之。此余犯法行動。今揭以示人。未知官府將科余罪居何等。想可援自首之例。從末減也。

政府禁止淫書。余本不敢反對。卽禁書目錄。余亦未見。但觀警察之執行。其著眼惟在金瓶梅。肉蒲團。杏花天數書。至新齊諧之控鶴監祕記。舊小說所選之飛燕外傳。雜事祕辛。皇皇選家。以文章教後生自命。堂堂書局。以改良風俗自任。竟發布斯種褻墨。而警

察反不能舉其名。斯不猶誅竊鈎而逸大盜歟。

寫專制朝廷威嚴。莫過紅樓。而賈政由江西糧道回京。陛見一回。尤爲出色。足與媲美者。爲孽海花于敏召見一回。至水滸寫宋徽宗。有意調侃。當作別論。獨野叟曝言之寫宋仁宗。直如三家村之農戶。與劉大人私訪說乾隆一樣。僉野實不知朝廷爲何物。

北京地安門外兵仗局順天中學。卽孽海花于敏之故宅。余初在彼肄業時。尙未見孽海花一書。今頗思重遊其地。以饜余好奇之興。

寫富貴家氣象。除紅樓外。卽推品花寶鑑。儒林外史亦個中人。特未盡力鋪張。至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家。猶其寫朝廷也。實未窺見富貴家之門戶。三世仕宦。才曉得穿衣喫飯。寒士作書。切勿說。



富貴話使人齒冷。

旅行述異。白克宋曰。余生平尤不願赴人豪。燕吾願以薄酒款我同儕。殊不能俯首就豪家之香櫝紅釀也。是乃寒士知自好者。若儒林外史景蘭江一流。何自苦乃爾。

余前謂歐文之書與儒林外史相類。特論其文耳。至其興慨亦有相同之處。如旅行述異曰。古今文章之國。直一紛爭之時代。矛戟相嚮。亢不相下。此隋衛二老與馬純上也。又曰。尚有一種人以事富貴得名者。則心目之間。輒張皇承望貴人之顏色。置酒高燕。呈詩稱頌。靡所不盡其心。此牛玉圃景蘭江也。又曰。余每見文人與貴人晉接。貴人則求博愛士之名。文人則隱蓄攀高之望。二人情勢。乃萬年無復水乳。以貴人無文。文人不貴也。當日有勳爵與文

人語。引據羣書。似極力示人以風雅。而此文人者。又似生長於富貴之家。出語必曰約翰寶星。亨利寶星。又言某勳爵家釀良。實則此二人者。均忘真相。各露贗體。此牛玉圃與萬雪齋也。

隋唐演義反長恨歌傳之案。極殺風景。白話小說用方言。當附以官話詮釋。不然他方人讀之。不解其趣。紅樓夢寶玉受打。黛玉獨立花陰。遙望往怡紅院看視者。久不見王熙鳳。心中納悶道。如何他不來看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打花胡哨一語。謂匆忙急遽。旋入旋出也。吾知南人讀此。不曉其義者多矣。尙憶在武昌時。同學某君讀紅樓。至王熙鳳和解寶黛二人口角。搗之至賈母前云。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

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裏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的。倒像黃鷹抓住鶴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不解扣環二字。以余爲北人。詢余作何解。余謂謂十指交叉也。孽海花一段蘇州話。必爲趣語。惜北人不曉其意。昔在保陽。見上海花演義一書。喜其筆簡而意足。但純用上海土語。苦於不能了解。冰雪因緣。船主與倭而忒求恤於東貝。東貝不視不答。且弄穉子作間語。此種神氣。應加以炮烙之刑。吾國官僚派。且日日做之。惟恐其不登峯造極。

聊齋真生一則。賈子龍云。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尙視我爲守財虜耶。余謂錢之爲物。仰事俯畜。博施廣濟。用以行仁也。扶危定傾。救災卹鄰。用以達義也。冠婚喪祭。慶弔酬酢。用以

講禮也。牀頭金盡。壯士失色。用以輔智也。千金一飯。恩酬漂母。用以伸信也。凡此五德。莫不假錢而行之。故硃砂痣連白急唱云。看起來。這銀錢是好東西。好寶貝。救人的。急救人的。難救人的。貧困全你的。節全你的。義全你的。婚姻聽者莫不叫好。人謂讚其聲。吾謂讚其辭。第以錢虜持諧鐸五賊之論。污我孔方。賢者遂加以阿堵之惡謚。錢神有知。能不爲之呼冤叫屈哉。

小說評語。吾最取儒林外史。金人瑞之西廂水滸。其才過人。筆亦夭矯。然吾總嫌其過於張皇。

儒林外史曰。與其出一個斲削元氣的進士。不如出一個培養陰隲的通儒。善哉言乎。吾鄉一詩禮之家。突出一進士。百凡任意所爲。家規不能拘。後輩倣其行。遂舉其先世之善矩良規。斲殘殆盡。

蘇老泉蘇氏族譜亭記。其知言者哉。

雪濤小說。發揮莊周見卵求夜一則。與伊索寓言村姑鬻卵。及天方夜譚薙匠述弟事五二則。不謀而合。

明宋濂王冕傳。冕亦奮志功名者。何儒林外史寫得沖淡乃爾。簷曝雜記。徐巨源戲李太虛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閱微草堂潘斑譏林下某巨公曰。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名士罵人。刻毒刺骨。卒之一則招殺身之禍。一則坎壈終身。可不懼哉。某巨公謂戴明悅。

有謂紅樓之寶釵。乃暗指高江村者。觀簷曝雜記金豆荷囊之伎倆。實類寶釵之化身。說者當不無所見。

金川瑣記所謂歡喜佛。聞北京雍和宮亦有之。京華遊覽記曾詳

載之。然余未見也。辛丑遊三海。白塔之前。有綠瓦小廟。中塑一銅神。手足極多。當時未及細數。面惡赤身。其陽偉然。直挺而南向。未知是何神聖。

清康熙時。長生殿傳奇一案。東臬雜抄與兩般秋雨所載互異。董書謂發難者爲趙徵介。與給諫王某。梁書謂發難者爲黃六鴻。董書謂演劇日係忌辰。梁書謂係國喪。董書謂劇本久達御覽。梁書謂因案始達。董書謂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二句。係秋谷自作。梁書謂出之都人士之筆。且董書作一夜。梁書作一曲。究未知孰是。

昔聞人說一笑話。一知縣出門。一人攔輿喊冤。說鳴鑼聚衆。傷害一命。知縣以爲鬪毆重案。急令其引至尸所。乃河岸旁一鼯毛小

雞爲挑河夫役。鳴鑼起工。踐踏而死。儒林外史安東縣向鼎一日所審三案。一活殺父命。二毒殺兄命。三謀殺夫命。既審其實。全是扯淡。

或謂西遊封神二書無價值者。余曰。設前無二書。忽有以斯二題煩乎今之才人者。其造意運筆。果能勝斯耶。或者默然。

科舉時代。士人讀四子書。講修齊治平之道。造就聖賢宰相也。卒之聖賢不世出。爲宰相者百萬而一耳。受朝廷一命爲官者。千百而一耳。而無量數之候補阿衡。除筆耕得微資以贍妻子一途。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不束手槁餓而死者幾希。儒林外史倪霜峰曰。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得重。一日窮過一日。死書二字。其痛深哉。今之世學校興矣。究

之習法政者多。研究實業者少。以故宦途擁塞。人浮於事。捨而他適。復非所習。是以不得不用其鑽營排擠之術。以求生活。其本性和初心。亦何嘗如斯之惡劣哉。特以奢望過大。擇業過高之弊。迫之使然耳。天方夜譚。縫人謂囑稜達專談虛理。不求實學。易一餅且不可得。唾棄實業者其聽之。

寫儉人妄談故實。儒林外史尙矣。而終不及冰雪因緣女王格魯巴亞之遊廟。栩栩有神。

漫郎攝實戈。一氣呵成。筆氣充沛可喜。惟時用中國典故。乃爲其疵。其不著譯者姓氏。亦未知何說。

漫郎攝實戈之格物利亞。與玉樓花劫之慕海石。同一可憐蟲。其所行固不爲正。而一往情深。九死不悔。犧牲一切。葬身色海。較之



芻狗美人。供其淫樂者。實有天淵之別。

露淚緣十三回。每回開首八句。必事景雙關。其尤切者。爲第二回。傻洩。應二月之景。中二句云。怪只怪青青的柳條。便多事。無端的漏洩春光。可奈何。

聞之故老云。昔有宰山右某邑者。偶觀劇。見臺上出一三花。與一白鬚戴鴨尾帽者。相問答。不知何劇。問之土人。云爲子路。從而後。三花乃子路也。宰官惡其唐突聖賢。怒而答之。海屋籌有孔夫子。魚海淚波有論語。蕩寇志有楊龜山。金瓶梅有張叔夜。讀者莫不驚訝其不倫。

趙仙舫演劇。偶出一二新名辭。卽盛傳人口。而王鐘聲之滿口新名辭。人反淡漠置之。斯非趙勝於王也。蓋觀劇者之心理。於鐘聲

則曰。此演文明新劇。開通風氣者也。其新名辭。乃當然所必用。故不以爲奇。至對於趙伶。則不意其忽作斯語。故覺入耳新奇。吾謂作倫理小說。須於不莊之中。而寓其莊者。卽此理也。是以吾讀儒林外史。於其寫孝子也。不動心於郭力之萬里尋親。不動心於杜少卿揮金於父執。父僕。獨於匡超人之業屠奉病父。則於我心有戚戚焉。於其寫朋友也。不感激於蘧太守寄言謁太保墓。不感激於馬純上傾囊救公孫。不感激於向太守爲鮑伶題旌銘。獨於卜牛二老。及甘露老僧。對朋友之一把辛酸老淚。幾乎失聲與之同哭矣。蓋彼爲習乎禮義者。行此乃未足爲奇。此或無行惡少。或閭閻小民。或萍水之交。純乎一片真情。天籟非有。倣而然也。吾國歷史小說。章回中無善本。東都列國志。只可名之爲白話歷

史不能名之爲小說。三國演義舊日頗占勢力。吾謂斯書正犯歷史小說兩大忌。一直接演正史。二虛造事實。至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乃將他人所記載者。演爲白話而已。非自能發明一二事故。其書除文字稍可觀外。無一能合乎小說之律。隋唐演義其作法與三國演義等。然其長處在寫秦瓊單通等之豪俠。其得名亦卽在斯。與其名謂歷史小說。吾寧名謂豪俠小說較爲當也。至兩般秋雨讚其無一字無來歷。乃指其演野史之一部分。亦猶三國之演野史然。適爲其短耳。

或有難余者曰。汝所定歷史小說之作法。曰撫拾軼聞。以糾正史之失實。以補正史之遺漏。此只可作筆記。不能作章回。曰是不然。吾國章回小說。疏而不密。過十萬字。非數十年事。不能襯托。若歐

美作者。偶拈一事。吾中百言可了者。彼可點染之成十餘萬言。若玉樓花劫、金風鐵雨等是也。卽如飛燕外傳、烏蒙祕聞、王翠翹、劉三秀、李師師、陳圓圓等傳。使西人爲之。將數十萬言不止。吾若做其作法。摺摭遺聞一二事。未始不可作章回也。又或曰。歷史小說不演正史。何以使歷史知識普及社會。曰。如求通俗。儘可多作白話歷史。只能變更正史之結構。不可虛造一語。以蹈三國演義之覆轍。曰。若傳奇、劇本、盲詞、歌曲。以詞藻見長。可不必以上例繩之矣。曰。不然。此數類。或扮演。或歌唱。旣不能禁俗人之觀聽。若一味虛構。其害較用白話虛構者爲尤烈。但直演正史野史。則無妨。蓋旣以詞藻見長。雖非自撰意義。亦不失神味。若桃花扇、二十一史彈詞。其正軌也。

毛聲山乃金人瑞之應聲蟲。金批水滸。毛卽批三國。金批西廂。毛卽批琵琶。其行文之盤旋。持論之張皇。亦惟恐不相肖。後之學步者。復有一張竹坡。但竹坡較二子尙爲老實。金毛二子批小說。乃論文耳。非論小說也。且昔人窺小說之眼光。與今人亦大有不同處。

三國演義金氏一序。非應酬毛氏之作。卽後人所僞造。就序中第一才子之目。又果在三國也。一語可以啟人之疑矣。按金氏所謂六才子。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詩。五水滸。六西廂。乃按其年代。順數而下。非以其文之高下定其次序也。卽果稱許三國爲才子書。當曰第七。或後琵琶而曰第八。不當曰第一。然自三國有此一序。其在下等社會之勢力。益顛撲不破矣。

昔在學堂中。一同學作文。誤引用三國演義。教習作謔。批曰。放著。綱鑑你不看。便把三國演義來賸。後又誤引。又批曰。又來了。見者莫不捧腹。吾謂是亦無足怪。王阮亭尙有落鳳坡弔龐士元之誤。何況初學之童子。

宣和遺事。雖並未分出章回。然吾知章回小說。必由此種說白平話。蛻化而出。是猶昆蟲之有蛹。蛙之有蝌蚪也。世界萬事萬物。莫不循天演由渾而劃之公例。卽文字亦何莫不然。

宣和遺事古本跋語。據惇字避諱作惇。定爲宋刊。吾謂既係宋刊。則爲宋人所作無疑矣。然首冊謂太宗以國運問陳搏。對曰。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云云。夫宋至建都於廣。則宋已亡矣。據此觀之。是書乃出宋後。抑希夷先生真有先知之術耶。抑當宋未

亡時真有都閩都廣之謠耶。實令人不可解。且謂趙洪恩生了一個孩子名叫匡胤。亦不類宋人口氣。

中國作小說者。愛說三教歸一。謂儒釋道同一理也。如蕩寇志。木蘭奇女子傳是也。且有以此等僞語誣蔑紅樓者。又好說諸教鬪法。如宣和遺事僧道鬪法。封神演義闡截鬪法。年羹堯征西僧道回耶鬪法是也。歸一則謬妄可厭。鬪法則甚有趣味。野叟曝言且僧道與儒鬪法。都鬪的沒精神。

昔在武昌。於稻田側。拾一破摺扇。細楷作趙子昂體。娟秀可愛。乃一女士之筆。書五言排律。咏紅樓諸美人。不知誰家物也。惜其首尾不具。茲照錄於下。

鸞膠絃再續。胡氏

□□□□□□□□

貝葉句同聯。

姻玉

蓋妙玉之誤也

添衣送軟肩。

抱琴

匪石心難轉。

鴛鴦

椒房蓮玉軫。

入畫

爲雲迹易遷。

襲人

藕榭護丹鉛。

銀蜨

璀璨晃裘擁。

寶琴

坐客談何諳。

小霞

沉酣蟲砌眠。

湘雲

家人聽恐偏。

四兒

情同摘環動。

金釵

燭傳呼爾翦。

茜娘

忿以啜羹蠲。

玉釵

茗合爲君煎。

春纖

消寒溫舊業。

巧姐

湘館春微露。

翠墨

乍煖脫輕綿。

岫烟

蕉窗墨更妍。

瑤蟾

曾擬王昌轉。

李紋

小草芳無數。

臻兒

尤知道韞賢。

李綺

奇花看到千。

多姑娘



攢金三雅設。尤氏  
贈佩九龍懸。尤二  
憤拔雙鋒劍。尤三  
羞稱並蒂蓮。香菱  
直道伸冤柳。彩雲  
且聞告慧鵲。雪雁  
拈針衾畔勇。晴雲  
理髮鏡中妍。射月  
瑤落孜孜結。鶯兒  
歸期得得傳。紫絹  
幽歡相石後。司碁

深宵吹呖呖。佩鳳  
春院戲鞦韆。偕鸞  
私饋叅軍酒。金桂  
迎將大帥船。嬌杏  
攀姻賴荆樹。傅秋芳  
輟紡訝竹鞭。村二女  
彩映茆紅日。紅衣女  
鬢染柳綠烟。青兒  
救壻求良藥。周瑞女  
筵賓喜自延。賴大女  
奇才能賦海。眞眞國女

快辯畫簾邊。

傅書

纖手欲撐天。

林四娘

金風爭應急。

繡橘

寂寞間齋壁。

畫中人

碧月嘆又圓。

寶釵

荒唐古廟填。

若玉

亭中交帕密。

紅玉

夢魂留幻境。

兼美

堂上賜衣鮮。

秋紋

空色悟真詮。

警幻

素影依紈扇。

碧玉

綽約優婆塞。

沁香

清輝傍稻田。

鵬哥

娉婷謝自然。

霍香

能言鶯睨睨。

春燕

薔薇花寄念。

齡官

妙舞燕涎涎。

琥珀

茉莉粉粘窓。

芳官

黠能窺主短。

秋桐

記曲聲低度。

豆官

寵不讓人先。

碧雲

含春態正嬌。

蕊官

傾耳愁談佛。

彩屏

假鴛悲此夕。

藕官

驚心要遇仙。

五兒

天鳳感當年。

藥官

似蘭尤媚媚。

住慧

旭日黃裳美。

葵官

比玉更便娟。

珍珠

薰風翠袖翩。

艾官

某某

命正

香珠女娣呈拙

以上訛字極多。均照原書。

余欲作小說數種。跳出舊日體格。一用綱目體。一用日記年譜體。一用書翰體。自頭至尾。爲一長翰。此數體未知果適用於小說否。武昌漢江春茶樓。附設鴉片樓。煙客雲集。後遵令停止。乃就其處改爲小說社。購小說百數十種。來閱者。款以茶。閱一日。僅酬以銅元十枚。余連去三日。座間惟余一人。

沈七太太一書。吾未之見。聞人傳說。中有譏刺張溥泉夫人一段。謂溥泉乃翁化臣先生。住溥泉津寓數月。夫人極盡侍奉之禮。後先生以孝順二字獎之。夫人乃大不悅。云吾乃惜老憐貧耳。與先生既無血統關係。孝順二字。從何說起。云云。吾於此事。固有所疑也。化臣先生。爲吾滄之名士。吾昔嘗晤見之。雖爲開通之士。然亦非脫略舊禮法者。既云已住數月。則此數月中。夫人對先生當用何稱呼。以習俗言之。媳呼翁爲父。與子無別。設夫人不呼父。則先生決不作數月之留。既呼之爲父矣。而又不承認孝順二字。夫人亦河北女士之卓卓者。何至不通乃爾。吾故疑此乃無稽之談也。劉大人私訪一書。乃說山東諸城劉文清相國事。聞相國在日。此書亦流傳社會。相國聞之。喚一說者來。謂之曰。且說一夕。吾聽之。

內有一句實語。卽賞錢百文。旣罷。僅與百錢。說者請曰。一夕中只有一句實耶。公曰然。問何句。曰私訪二字。除此之外。無一句道著。其書雖極粗野可笑。然亦頗有意味。中有一段。謂文清奏參乾隆皇帝盜明陵梁棟修乾清宮。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按律應流。帝遂下江南以應流罪。

水滸之起。結布局。宛如神龍施雨。開首楔子一回。先述大宋開國。天下太平。如赤日當空。萬里無雲。繼述天災盛行。下詔建醮。如微風習習。天末雲生。至太尉拒諫。開殿掘碣。如濃雲密布。電閃已發。石板揭開。羣魔出走。如霹靂一聲。引出七十回一部大書。滂沱大雨之中。金龍蜿蜒而現矣。先見首。次見身。鱗爪鬚牙。飛騰變化。出沒雲端。霧梢。觀者駭心眩目。正欲窺其全體。忽而倏然不見。雨歇。

雲散矣。

封神演義於十絕大陣中。忽插入黃河陣一大段。此金人瑞所謂橫雲斷山法也。然微覺有雲勝山低之病。

論世事人情。談言微中。吾服膺論語。刻鏤人物神態。吾瓣香莊周。孝女耐兒傳。克忒之母。與密昔司加蘭得。互述其育兒之艱難。作者斷曰。覺人間之爲人母者。生兒無此二人之險矣。此筆似論語。又克忒母入獄視兒。柔聲與禁卒語。禁卒方注目紙上。以手抵此婦人。命勿聲以亂其思。引手作虛抵狀。直至畢此數行後。尙凝目而思。作微笑狀。自思此小說乃大奇。忽構此異想。尋味既久。始面闌外曰。汝何語者。云云。此段內引手作虛抵狀。及凝目而思作微笑二語。神肖莊子。

蘆雪亭喫鹿肉一段。句句有刺。未染指者。惟黛玉一人。

賈政夫婦皆愚而忍。然賈政事事令人笑。王夫人事事令人惡。而庸視之。又似寬宏仁人也。作者之筆。何其神哉。

政老可笑之處多矣。而元妃省親。政老於簾外背誦一段駢儷古文。尤其生色。

時行劇本。秦腔一味粗野。徽劇則一劇之中。雅者太雅。俗者太俗。不能一律。今摘其一二佳句。以爲模範。如滑油山。老身今年五十七歲。這才知道四十九作事荒唐。質而不俚。何先生攬館。君子人固其窮。小人思亂。莫非說天喪。余卽在眼前。文而不奧。恰到好處。琵琶記多此類語。

蕩寇志之飲參仙血。神仙感遇傳之蒸食千年人參。皆不如西遊。

記之。生食人參果。寫得饑人。

孫大聖偷人參果。與魯智深之偷銀盃搶米粥。同一疏狂。

琵琶記寫趙五娘。冰雪姻緣寫密司東貝。孝女耐兒傳寫耐兒。皆爲倫理小說之中鋒大落墨。吾謂三人之中。其情最難堪者爲耐兒。五娘之難。只在其姑嫜之貧。不能豐衣足食。目擊其枯餓而死。東貝之難。只在其父之頑。不能諫之使悞。改惡遷善。是皆世之恆有者。獨耐兒之外祖。貧頑兼之。且益之以愚。幾至陷身爲賊。蹈於刑辟。孝女處此境地。有不心肝摧裂。而速其夭者哉。

作小說凡用城鎮山河村落屋宇。無論實有虛構。皆當自繪其圖。於卷中不求其精。只求其詳。蓋非爲美觀也。亦使閱者識其方位。道路。以觀其事之穿插鬪筭。不然則模糊亂腦。興味不振。文章亦



大減色。

通俗白話歷史。今之所當急急而爲之者。凡三類。甲類爲吳越春秋演義。普法戰紀演義。日俄戰紀演義。是不重在其述戰。而重在述未戰之前。十數年間。抱冰握火。懸膽臥薪。含悲忍辱之堅苦狀況。此類有經國美談一書爲之先河。乙類爲波蘭、埃及、印度、安南、朝鮮、諸亡國史演義。丙類爲美利堅立國演義。凡此三類。演爲平話之外。再編爲傳奇劇本。盲詞歌曲。輔之以電影繪畫。以求普及於社會。小說美術家。若能荷此巨任。吾知十年之後。國民之發揚蹈厲。同仇敵愾之氣。必非今日之故我。而推功論賞。當屈諸大政客於末席。而奉小說美術家爲祭酒。有志者。曷興起乎。不禁焚香祝之矣。

綠野仙踪笑詩云。媳釵俏兮兒書廢。哥罐插焉嫂棒傷。釋者乃不辨其嫂之棒傷罐抑傷哥也。余昔在武昌。任意妄作時。亦有詩二句。頗類乎此。詩乃五言長古。賦一日之漫遊。中二句云。渡江乘小舟。違戒念慈母。意謂吾母前聞吾嘗乘小舟渡江。賜諭戒飭。余此日又乘小舟。中流忽憶違母之戒也。一進士爲余釋之云。余爲革黨中規約。以念母爲大戒。余詩意雖晦。亦何至作如此奇離之解。彼進士者。可謂異想天開矣。

張獻忠降生記。謂東嶽向獻忠拱立而請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敕旨。亦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十分中。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又觚臚一則。謂明季有訓蒙於村廟者。一夕忽見廟殿青燈影。內有一人。南面而坐。兩旁童子約十餘。

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其人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未諳時務。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嗟乎。此皆傷心人之寓言也。痛哉。斯賓塞爾之論曰。崇尚威武。祗席金革之衆。其愛人之意無由深。且豈徒無由深而已。方將勸爲劫奪之事。以淫夷同類爲可樂。其有事也。則致其很戾殘忍於寇讐。其無事也。亦致其很戾殘忍於鄉黨。肌之重繭者。不知痒痛也。習爲殺人之人。其方寸靈臺。重繭久矣。烏有惻隱之端。見於愛人利物之事者乎。

儒林外史、怪現狀、塊肉餘生、皆係作者自述身世。而莫不痛陳其家庭之惡狀。足見家庭之間。苦多樂少。忍淚吞聲之事。蓋有不能

對世人言者矣。

慎鸞交傳奇。侯永士對龜奴索嫖金云。白。我是個廩膳秀才。待縣裏太爺給發廩銀的時節。我一齊送過來便了。唱。這纏頭有人相代賠。我把儒俸抵還伊。只當是皇家出嫖費。余在京住松筠庵時。不知何處來一大批津貼。直隸京官每人六元。於諫草堂發給。見有二人入領錢出。行廊下。低聲相語曰。給翠去。所云乎翠者。蓋其所昵也。

慘女界首一回亦頗不惡。或係他人捉刀。或實有其事。或有所依傍。不然不能若爾明白。以下則憑空結撰。自舒抱負。遂令人無從索解矣。余家居。小姪輩每泥余說故事。至精神困憊時。尚羣噪不已。則信口杜撰。以塞其求。如曰。一家書齋。懸畫一軸。汝輩試猜上

繪何物。或曰一樹。或曰一人。或曰山水。或曰花卉。余曰：皆不是一物。不繪素紙也。一日晝，忽自動，變爲蠅。蠅飛觸蛛網。蛛蓋千年之物，曾與龍鬪，龍不勝，入水變爲魚。爲釣者所得，歸家烹之，火焚其屋。乃至京營商，三年折其貲，歸以疫死。此蓋用慘女界之筆法也。天方夜譚亦神怪小說之傑構，譯筆亦奔放華瞻。林氏之新天方夜譚，既非神怪，又非社會，晦澀拖曳，直類夢囈，與慘女界蓋魯衛也。

忽發一豪興，欲聯合海內小說名家，組織一小說審定會，甄選五部之善本，次第其高下，各彙爲叢書，俾後之閱者，知所注意，不致爲無價值之作。枉耗其心目之力，而後之作者，亦有所矜式，是固有功於世之舉也。惟以人微言輕，不克荷此號召之任，茲就一隅

之譬論。假定其等第。以請教於高明。

甲等三種 第一紅樓夢 第二水滸傳 第三儒林外史

乙等八種 西遊記 封神演義 金瓶梅 品花寶鑑 隋唐

演義 七俠五義 兒女英雄傳 鏡花緣

丙等二種 花月痕 蕩寇志

文章有歇後法。皆由歇後詩脫胎而來。如紅樓之寫頑童鬧書房。先將創立義塾之始。寫得整整齊齊。官場現形記寫兩欽差查辦浙江。於初進省時。寫鐵面無私的神氣。嚇人欲死。此皆爲以下作反跌之地步。龔定厂干祿新書序。亦用此法。

柳亭詩話。謂宋藝祖微時。作日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曰未離

海嶠千山暗。纔到天心萬國明。徒作門面壯語。神氣索然。實爲的論。宣和遺事則作須臾捧出大金盤。趕散殘星與明月。吾謂此二句。更在盲之上膏之下矣。

刻桃核爲舟。作東坡遊赤壁。見諸記載者。吾見有三篇。一見茅簷雜記。云王叔遠刻。一見觚牘。云姑蘇金老刻。一見履園叢話。云杜士元刻。此吾國技藝之才。足以誇示天下者。但皆作遊赤壁一圖。豈其師法相傳。能事盡乎此歟。且莫不有佛印。茅簷雜記。且直指他一客爲黃魯直。考東坡致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餚。遊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此言前遊也。藝苑名言。謂後遊赤壁。一客爲道士楊世昌子京。是前後二遊。均未見有

佛印。吾家所藏張賜寧畫遊赤壁圖。亦有一禿頭。蓋刻者畫者。意謂如此勝遊。固不可無一僧點綴其間。然緇衣黃冠。同爲江山點綴品。何竟皆擯道士而不入。吾謂當合東坡佛印子京三人而刻之。畫之。亦如蕩寇志令其三教歸一。不更生色。

新齊諧載蝦蟆教書蟻排陣。輟耕錄亦有蝦蟆說法。聞見偶錄亦載蛙教書。初頗怪之。今觀鵝幻彙編。乃恍然知其教之演之之法。太史公作史記列傳。惟詳其人生平一二奇事。其他皆略之。故其書有聲有色。後之作者。於一人之升遷履歷。言之綦詳。是乃家乘墓誌之法。用以誇示鄉里者。何取乎國史哉。每怪近人作筆記。偶言一人。輒舉其里貫官爵諡字世次姻戚。連綴其名而書之。往往百字之文。爲三五冗長之人名。占去一半。非不自矜熟於文獻也。



奈讀者若其繁冗何。吾謂所言之人。果世之知名者。則或諡或字。任舉其一可也。無需作者爲之詳敘履歷。其人非知名者。則甲之乙之足已。

作筆記有不能免之二憾。一、當世之盛事異聞。人人皆知。而人人不肯動筆。以爲通國皆目擊之。無勞炫奇。洎夫越世之後。其跡漸泯。得之傳聞者。始起而書之。或過實。或缺漏。而已不及目擊者之詳且實矣。二、在當世之名公大人。作者概不肯直書其名。多用里貫官爵諡字。在當時固人皆知之。迨夫朝代既更。其人多以名傳。而閱筆記者。只就官爵諡法。往往不知爲誰某。在博雅者固無妨。不熟掌故者讀之。卽覺其苦矣。

吾國記夢之作無佳文。蓋國人莫不以夢爲兆。非兆夢。則不筆之。

於書。既以夢爲兆。則夢境必首尾整齊。與實事不甚相遠。夫尋常夢境。概如天上浮雲。倏衣倏狗。又似波底屋樹。散碎婆娑。終無具體跡象。歷久不變滅者。求其能肖之筆。當搜之海外。然今尙未得也。紅樓大虛幻境。第二夢。略有似處。

嘗見小說附圖繪夢。一絲出睡人之凶。歧爲角綫。繚繞如煙紋。夢境卽現於角內。此格趣味頗深。思別創之。終無善策。繪神仙祭寶亦如之。妖魔現形亦如之。近今報端諧畫。乃用以狀人之談話。皆不及用之於夢爲佳也。

牡丹護以朱欄錦障。倍饒色香。閒花野草。自宜於坡澤原隰。輕風爲帶。輕煙爲衣。易植之。兩俱減色。紅樓寫美人。以豔雅富麗四字妝點之。後之作者。豔羨其文。妄思效顰。每生人厭。如花月痕是矣。

遊乎五都之市。油壁香車中。霞披翠袖。非不眩神奪魄也。而十分之豔。質六飾四。飾固不可不尙矣。及處於江村山市。村姑布衣。挽髻不脂。不粉。乃別有風致。一逢社會。劇場。乃彩衣簪花。塗素點赤。而其風致亡矣。

昔科舉時代。以大學中庸強啟蒙之童子讀之。其苦已甚。至於小說。則自選自讀。故莫不隨其年歲境遇思想造詣之變遷。以爲取捨。余十一二歲時。唯愛讀封神西遊諸神怪書。至情慾漸開。乃捨神怪而讀言情之作。於是紅樓西廂今古奇觀不去手矣。稍壯。則讀三國水滸隋唐彭公施公案。自命爲豪傑。西籍初入。唯愛包探案。以其新奇可喜也。稍知讀書。則又好兩般秋雨閱微草堂諸講學之作。厭苦煩囂。遊心絕域。則嗜哈氏蠻荒謀食躑躅旅店無聊。

乃讀儒林外史。津津而有味焉。今略知注意文章。則非典雅之筆記。不欲觀之矣。

舊日所讀之小說。或其本已失。偶思及。欲重讀之。倉卒不能即得。如飢如渴。如良友睽隔。廣告初登。奇書出世。倉卒不能即得。如癡如狂。如彼美無情。

昔聞人說一笑談。謂一秀才鄉試。寄書於其子曰。吾此次必中矣。蓋前數次所以不中者。以文章不簡練故耳。今數年攻苦。文章大加簡練。故一定可中也。中舉之後。家中奴僕佃人。須稱你們爲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四少爺。五少爺。萬（「原注」考事忙迫。不暇寫草頭大萬。故以方字去一點之。萬字代之。）不許再叫大小子。二小子。三小子。四小子。五小子。如果再叫大小子。二小子。三小

子。四小子。五小子。我就要打他一板子。二板子。三板子。四板子。五板子。云云。又吾鄉某童生應縣試。寄書於其家曰。家中父母大人知悉。兒於某日到滄。一路車船店腳牙甚昂。敝族考前列者。惟二喜叔與兒耳。兒取一百二十八名。二喜叔取一百四十五名。云云。又天津留鄂學生某。寄書於其家曰。拉屎在屋裏。四面淨玻璃。頭戴毛尾小帽。身穿金邊操衣。耀武揚威。見宮保。如同坐官。居然天津學生是也。云云。有此三書。則不讓。豈有此理之笑話。信專美於前矣。

自今而往。章回小說。不易有佳作。蓋章回之書。非在四五十萬字以上。則不易受人歡迎。如此大書。倉卒爲之。決不能完善。造意謀篇。起稿芟潤。至速非數載不爲功。紅樓至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原

稿且不計焉。蕩寇志鏡花緣。皆將近十年。昔人窮困不得志。乃閉戶著書。以洩一生之牢騷。加以出版不易。其書大率於作者死後若干年。方能行世。故作者無汲汲求名謀利之心。得優遊刪潤。以求盡美盡善。今則不然。朝甫脫稿。夕卽排印。十日之內。遍天下矣。作者孰不好當世之名。雖自知瑕疵尙夥。而迫不及待。急付書坊。藉以廣聲譽。得潤資。雖林琴南氏以文名者。尙不免此病。他更無論矣。

古爲宗教時代。人喜談怪。今爲科學時代。人好求實。而小說亦因之變調。故昔之小說多言神怪豪俠。今之小說多言社會實況。兩般秋雨。如骨董肆主。炫其多珍。西遊記。如江湖眩人。且弄且譎。兒女英雄傳。如受恩老奴。話主舊事。蕩寇志。如失盜秀才。跳踉罵。

賊。

陳眉公謂西廂是一幅著色牡丹。琵琶記是一幅水墨梅花。吾謂兩般秋雨是一幅百古圖。諧鐸是一幅豔草秋蟲。

眉公又謂西廂是一幅豔妝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吾謂水滸是一幅關西大漢。封神是一幅硃砂鍾馗。

灤陽消夏錄。記呂道士一則。吾謂若果有其事。則必爲催眠術。其焚符者。欺人而已。

吾嘗謂聖賢安死。豪傑喜死。名士怕死。蓋名士者。玩物喪志之文人也。文字一事。爲美術之第一品。故耽此者。甚於好好色。觀蘭亭。殉喪昭陵。唐太宗至死不能忘情於斯物。可以見矣。故其心有所好。則戀戀不忍捨之而去。欲天荒地老。長久不離。其畏死之情。他

種人均不及其甚。金人瑞痛哭古人，留贈後人，二篇文章。其倉皇怕死之神情，活躍於紙上。

吾幼年讀唐詩。至元稹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一首。末二句。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卽怪其何以不用傷感語作結。而以寫景作結。繼而細思之。無論用若何傷感語。總不及暗風吹雨之傷神。今恍然知其故矣。蓋寫悽慘悲涼之局。最妙以當時景物爲收煞。蓋閱者之感覺。已隨作者之筆端。入於幻境。與書中身受悽慘之局者。同一迷惘。並不自覺其悲。忽然精神爲景物所提出。方知己乃置身事外。而回首局內。婉轉哀悽之人。益慨然灑淚。此又如長夜鬪飲之徒。愈醉飲愈豪。及忽開門見曙光。爲晨風所吹。始恍然知飲已過多矣。豪興一衰。酒力發作。天旋地轉。乃仆於



地。戰陣肉薄。生死須臾之際。身當其境者。並不知所謂痛苦驚懼。及戰罷幸生。回顧伙伴橫尸。而水流花落。柳曳烏啼。自樂其樂。此時之痛苦感傷之情。決非頃間血光劍影之下所能發者也。紅樓寶玉聞黛玉死。卽時神出乎舍。皇皇追赴泉路。吾知閱者靈魂。此時亦緊隨寶玉之後。窺其所往。且代之張皇四顧。以偵黛玉之踪跡形影。及寶玉驚於塊石之擊。返魂入殼。張目而視。惟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不禁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惟有長噓垂淚而已。而閱者靈魂。此時亦返於寶玉榻前。與之同聲一歎。此時之悲涼。過於張皇泉路時。蓋萬倍不啻也。其於苦絳珠魂歸離恨天也。亦用竹稍風動。月影移牆。八字作結。殆非人境神乎其技矣。

尙有似此者。如秦可卿之死。現夢於王熙鳳。逮熙鳳驚覺。聞雲板四響。正是喪音。此筆令人毛髮皆豎。

只就案上紅燈。窗前皓月。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四句看去。寫賞心樂事。有過此十六字者否。而置之於此。則覺其燈愈紅。而淚愈冷。月愈皓。而神愈愴。錦繡愈麗。而心愈摧傷。繁華愈盛。而身愈孤另。反不若昏沈泉路。颯颯陰風。尙有幾微之希望也。

# 本局出版各種小說提要

言情  
小說

切外曇花

一冊

著者林琴南

定價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鮑亦登偵探案

二冊

三集

一冊

譯者

陳家麟  
陳大鏡

定價一元四角

林琴南先生小說。遙譯極夥。自著頗少。是書爲先生近年自著之本。以趙勇略爲主。以美人吳楚英壯士曹龍川緯之。更以陳圓圓逸事穿插其間。尤爲全書特色。其寫美人壯士無處不聲情激越。意致纏綿。乃先生得意之筆也。

書爲美國康普貝路名著。譯筆雅達。讀者無不稱善。全書共二十四篇。分之各具起訖。可作二十四短篇小說。讀合之線索一致。可作一長篇小說。讀所敘案情。多關於銀行商號各方面。事事離奇。各具巧思。至描寫鮑亦登捨身偵緝勇武之概。直在福爾摩斯之上。

小說提要

二

偵探  
言情  
鬱金香 二冊 譯者天虛我生 定價五角五分

敘某偵探偵察一謀殺案。因案中一種鬱金香氣知謀殺犯爲其戀愛之女子。不覺氣沮而所戀之女子若有意若無意。仍日與某偵探周旋。偵探左右爲難。爲法律計。幾不得不以所愛犧牲。嗣忽發現他種證據。證明所愛雖曾殺人而殺時實爲人暗用迷術所致。案乃大白。

小哀  
說情  
千金諾 二冊 著者高太癡 參訂者董哲香 定價四角五分

書分三十二章。爲高君述其友人逸事而作。其第一章述概曰。余友吳下齊生。號琴癡。初遊滬上。未遇而歸。暫寓其舅家。時值郡試。獲交一陳姓友。旋與其妹訂有婚約。凡歷一十五年。始成終局。其間折磨困頓艱苦悲辛。爲古今所罕聞。亦中外所同慨。因委曲詳盡以告余。而屬余記之。其言雖如是云云。然讀者莫不知爲高君自寫其少年影事也。

小說會

# 酒惡花愁錄

三冊 著者

扁舟子  
董哲香

定價一元

吾國社會小說久無作者。是書描寫社會情形。無不繪影繪聲。栩栩欲活。其敘近年來學界政界腐敗之處。尤用意深刻。可與儒林外史抗衡。

小傳

# 孟諸傳奇

一冊

著者莫等閒齋主人  
校訂者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書取孟子中牽牛、搏虎、攘雞、食鵝、烹魚、獲禽六事為題。謹成六齣。題既饒有情致。文復調弄。詼詭無語不諧。無意不趣。讀之令人解頤。至格調之協詞句之工。尤其餘事也。

小哲理

# 革心記

一冊

原著者英國斯蒂溫森

譯者陳家麟

陳大鏡

定價二角

書敘一人發明人心之善惡。可以藥物變化。遂精研藥物。身自試服。服藥後竟成惡人面目。軀體亦改。舊觀必飲解藥。始返為善。乃化易姓名分道。進行居室亦各異途。友朋臧獲輩。但知為二人。不知為一人也。因此釀成種種錯。

小說提要

四

誤。社。會。上。大。起。驚。疑。其。書。中。迷。離。恫。怛。之。處。讀。者。亦。均。身。入。疑。陣。不。能。自。覺。

偵探情

石麟移月記

一冊

譯者

林紓  
陳家麟

定價三角五分

石麟門上石麒麟也。移月月下自移動也。石麒麟能在月下身自移動。聞者詎不稱奇。是書關鈕即在於是。何以蟄居之人十餘年後忽又復出。何以將軍之女不得已而肯下嫁。僉壬既欲下嫁矣。何以蟄居者忽又自戕其故。蓋均在石麟之能自移動。

滑稽

帳中說法

一冊

原著者英國唐格臘司  
譯者劉半儂 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書爲一悍妻在帳中夜夜對夫之語也。書雖譯自泰西。然與吾國情俗口吻宛合。其語滔滔滾滾。如長江大河。一發而不可遏止。其設想之奇妙。出語之悍潑。又無一句無一字不引人失笑。誠滑稽小說之傑作也。其體裁亦別成一格。

偵探小說

# 細君塔

一冊

譯著者

徐卓呆  
董哲香

定價四角

書敘一紳士偕一情婦登塔婦忽墮塔死紳士身犯嫌疑然堅謂墮塔者係別一人非其情婦至詢以所偕者爲誰則又秘不肯言忽有人密告承審法官謂紳士之情婦實爲法官之妻法官密偵之悉其非是而因以探知告發者實爲推墮美人之凶徒已而法官之妻又忽自承爲紳士之情婦紳士乃與告發者決鬪而死情節離奇百讀不厭

社會小說

# 奇童縱囚記

一冊

著作者何海鳴  
校訂者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評戲劇之優美者在得一眞字評小說之優美者亦在得一眞字是書所敘情節不過平常瑣事而敘童子敘少女敘老人敘貧家夫婦等之眞情發現處使人如身入其境不覺無端而悲無端而樂蓋純在眞處著筆也

短篇小說

# 瘦鵑短篇小說

二冊

譯著者周瘦鵑  
編輯者董哲香

定價五角

瘦鷗小說妮妮作兒女語雅有情致是書半爲譯作半爲自著計共十篇而  
言情之作居十之七焉其敘情處纏綿悱惻若不勝情使人每難卒讀其亡  
國奴日記一篇祖國之徽一篇尤足喚起國民愛國之心少年讀之直當奮  
袂而起

小情  
說

廬山花

二冊

譯述者中華書局

定價六角

敘一女子改易男裝路救一少年與之同居日久遂陷情網而少年則始終  
不知僅視爲朋友兄弟之愛後經中途分散少年承嗣襲爵彼此輾轉尋獲  
揭破廬山真面始成夫婦全書情節於言情小說中獨闢蹊徑

小政  
治  
說

波蘭遺恨錄

一冊

譯者朱世溱

定價三角五分

譯者序是書曰瓜分波蘭之事發波蘭人一革命千八百三十年再革命千  
八百六十三年三次革命革命之事至再至三而波蘭卒無救是書所述皆



三次革命之。事。前。八。章。言。其。運。動。後。九。章。言。其。失。敗。中。間。若。斷。若。續。緯。以。兒。女。則。西。方。說。部。之。體。也。其。言。如。此。吾。國。有。志。之。士。讀。是。書。者。其。果。以。說。部。視。之。耶。

小言

說 雲想花因記

二冊

譯者包天笑

定價七角

敘甲乙二人爲友。甲陰險人也。乙嘗被溺。其僕救之。甲冒其功。乙遂感甲。刺骨乙戀一女。甲百計離間之。而乙不之知。仍信甲爲真誠。其後救乙之僕。復出事。遂敗。露所戀之女。亦絕甲。而與乙成婚。書計十餘萬言。全以情節曲折見長。

小偵

說探 德國軍事偵探談

一冊

譯者

葉農生  
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外交之秘密。世界各國莫不視爲神聖。甚至一文一牘。不惜出巨萬之代價。彼此購求。本書於數十年之外交秘密。莫不盡情披露。其價值自可想見。且

偵探小說均出理想。本書則格雷布士現身說法，純屬事實。且於近時歐戰具有間接之關係。讀者勿以小說視之可也。

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譯者

(小) (常)

(青) (覺)

(天) (漁)

(倅) (父)

(半) (獨)

(儂) (鶴)

(小) (瘦)

(蝶) (鵠)

(天) (靈)

(虛) (我)

(生) (銳)

定價四元

福爾摩斯偵探案在小說界上之價值及愛讀小說者之歡迎已無待言。顧從前坊間雖有一二譯本，率皆東鱗西爪，未具全豹。讀者每有嘗鼎一臠之憾，是書廣為搜羅，凡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偵探案四十四種，半為我國前時所未譯。誠偵探小說中空前未有之巨著也。

言情小說

冰天雪影

一冊

譯者周瘦鵑

定價二角五分

言情小說。往往以寫愛寫戀寫苦寫悲取勝。是書則以寫險取勝。烏爾珈女

郎忽而失蹤。遠去忽而爲人所逼。忽而陷入黑獄。忽而幾喪身命。凡所遭際。幾於歷盡險境。迨西佛斯都救之出獄。沿途遇敵。時其險更如臨萬丈深淵。不能俯視。深夜讀之。爲之心膽俱碎。

小神

說怪 木乃伊

一冊

譯者

徐卓呆  
董哲香

定價五角

木乃伊神怪小說也。其神怪之事。僅在一女子指環指環流傳三千餘年。凡御之者。無不身罹奇禍。其中有名士有美人。有英雄有帝王。或互相投贈。或互相攘奪。或得之而病。或懷之而死。變幻離奇。幾如吾國西遊記一書。讀之不能釋手。

小偵

說探 福爾摩斯別傳

二冊

原著者法國瑪利瑟勒勃朗  
譯者周瘦鵑 董哲香

定價五角

名探福爾摩斯劇賊亞森羅蘋其大名凡讀小說者莫不知之。顧兩人身各異地。從無彼此會合之時。是書以福爾摩斯偵探亞森羅蘋兩雄相遇。各出

手段造成驚天動地數大巨案誠偵探案中未有之奇書也。

短篇小說

十之九

一冊

原著者英國安德森  
譯者陳家麟 陳大鐙

定價二角

書爲短篇小說。其中所載一、火。二、飛箱。甚奇。三、能飛行也。三爲大小克勞勢兄弟相欺。欺人者卒以自殺。四、翰思之良伴。因射覆而得妻。其最奇之兩篇。一爲國王奇服。國王既好奇服。有二織工獻織無形之衣。惟忠智者見之。國人懼受不忠不智之名。均詭云見衣。於是國王乃著無形之衣。裸體遊於國中。一爲牧童有王子求婚。某公主不諧。乃僞作牧童。以奇器惑公主。公主愛之。竟與接吻。接吻之數。或十。或百。如論市價焉。

偵探小說

杜賓偵探案

一冊

原著者  
譯訂者常覺

美國

愛

虛我生

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書爲美國小說名家愛浦倫氏原著。氏富奇想。心細逾於毛髮。近代小說家。

如柯南道爾諸人所著偵探案莫不濫觴於氏而不能脫其窠臼故氏實爲偵探小說家之鼻祖也書分四篇一母女慘斃二黑少年三法宮情簡四鬪體蟲均有奇致思想之敏妙殆無倫比

小言情  
紅顏知己

一冊 著者周瘦鵑 定價二角

書敘一小說家成一稿投送各書肆無當意者窮途落魄不自聊生忽遇一女子欽佩其才助以資斧小說家乃得成名後更與所遇女子結婚焉世有才人淪落者讀之可以吐氣

小傳奇  
女才子記傳奇

一冊 著者蘇門嘯侶 定價三角五分

書敘秦少游與蘇小妹結成伉儷之事更有樂妓文娟者慕秦才思渴欲一見乃有狂且自稱秦學士而往妓爲所愚頗致情懷旣而蘇小妹改易男裝冒爲秦學士遇妓妓又以爲真迨遇少游反斥爲假故有真秦學士假秦學

士之稱全書風流旖旎字句皆香

偵探小說

梅林雪

一冊

著者竇潤庠

陳栩

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是書格局模倣泰西而筆墨飞舞結構玲瓏爲吾國自著小說中所罕見書之內容兼偵探法律愛情而有之其寫律師辯護法庭判斷處最爲出色卽無法律知識者讀之亦無不渙然於心蓋其妙處乃小說上之法律非科學上之法律也

社會小說

薰蕕錄

二冊 教育部獎勵

譯者翠娜女史

天虛我生

定價五角

續集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書敍一破舟孤兒初未嘗受教育而能皎皎自好卒成大器其師夙以道學自命忽爲酒色所迷竟墮落不能自拔兩兩相形故以薰蕕錄名之書敍事極爲瑣屑其愈瑣屑處愈見細膩且處處調弄詼諧尤足令人失笑是爲西

國極有名之滑稽社會小說亦我國通俗教育之好模範也

小言情鐵 二冊 譯者林紓 定價六角

敘一貴女被棄於夫憤而與一工業家結婚然任情之舉不過藉以洩其怨毒愛情固不相屬也後工業家以極真摯之愛情用之於女屢受挫折不變其志女感其意亦以真情待之一日工業家因事幾瀕於死女奮不自惜捨身救之

偵探小說 死蝨黨 一冊 譯者李新甫 吳匡予 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死蝨爲一種蝨類視之狀如空壳了無生氣一經熱光則兩足牽動蠕蠕然活矣人若被囓毒即陷入心臟心房陡脹血液停滯懵然而死死蝨黨即畜養是蝨之黨徒也黨中均埃及人其意在毒死英人情節奇特得未曾有亡國之恨讀之有餘痛焉

短篇小說

天笑短篇小說

一冊

譯著者包天笑  
編輯者董哲香

定價七角

天笑先生之小說文學界久有定評。然先生短篇小說不常作。作不合意亦輒棄去。五六年來集其菁英僅得二十篇。或譯或著。或莊或諧。無不情節離奇。趣味醞郁。愛先生短篇小說者其速讀之。

偵探小說

寶石圈

一冊

譯者太常仙蝶

定價一角五分

某醫院迭有女子昏暈之疾。求醫其昏暈之地均在一就近公園中。各女子醫愈後問以何故而暈。則均秘不肯言。印度某女公子有一寶石圈爲世界無價之寶。一日亦於是地昏暈。失去正事偵緝。忽又由賊送還。旋悉各女子不言之秘。均與寶石圈有關。而竊賊送還之事尤爲奇特。

外交小說

歐陸縱橫秘史

一冊

著者劉半儂

定價三角

書敘德俄兩皇以合拒英法爲目的密盟於德。其密約忽於無意之中落一



英國少年旅客之手。輾轉傳播。卒爲英法兩國政客攫得。而戰端遂開。鎗林彈雨之中。復有美人穿插其間。與政客娓娓言情。若有意若無意。極目迷五色之觀。

小奇  
說情

戀海之惡波瀾

一冊

譯者歐陽沂

定價二角

一鬻技女子。色藝雙絕。見者傾倒。甚至醜怪之獸。王迂拙之詩。魔粗莽之牧師。浮薄之士。官無不爭致情愛。而女遵守神言。貞潔自矢。無一失身者。全書情節離奇。不可捉摸。

小偵  
說探

桑狄克偵探案

一冊

原著者英

國

奧

司

登

定價三角五分

是書在偵探案中。獨出心裁。力翻成例。每篇各分上下二卷。上卷實寫凶徒犯案。後毀滅證據。使人無從偵索。讀之幾覺山窮水盡矣。而下卷寫偵探入手處。乃又蹊徑別開。頭頭是道。其線索均入情入理。了無一毫牽強附會之

弊。倘讀上卷既畢。一為默思。再讀下卷。其興味更屬無窮。

小言  
說情

脂餘粉賸

一冊

著者

烟水閣主人  
王無為

定價三角五分

是書用自述體。敘一少年欲娶二妓女為妻。歷盡困苦。均無結果。情節頗極  
委婉曲折之致。其佳處正面雖為言情。反面則寫少年惡俗無賴。其母亦無  
庭訓多於言外。寓勸懲之意。

小偵  
說探

亞森羅蘋奇案

一冊

原著者法國瑪麗瑟勒勃朗  
譯訂者常覺覺迷董哲香

定價四角

偵探小說之受人歡迎。無非謂案情離奇。偵探家能曲得其奧秘。而止。是書  
之奇。則在劇賊愚弄偵探。偵探竭其能力偵索。至案情披露時。忽又墮入黑  
暗。全案翻騰。不能自脫。故較平常偵探案更多兩層曲折。其興趣自不待言。

社  
會

風俗閒評

二冊

教育部獎勵

原著者俄國齊高夫  
譯訂者陳大鏡 陳家麟

定價六角

吾國近年盛行短篇小說。然作法往往不合。是書計短篇小說二十篇結構。

團結語語含蓄不啻爲作短篇小說者示一金針至其立意之新奇措詞之詼詭尤餘事也。

小歷史

雄風孤島

一冊

譯者 姜漢聲  
徐亞星

定價二角五分

拿破崙被放逐聖海倫島寄居野玫瑰居之後窮居抑鬱日與居主人次女勃西作兒童嬉戲是書卽勃西所記與拿破崙嬉戲之趣聞也勃西時年十四歲其言曰余此篇之作乃寫余幼時親見親聞之事爲世之以耳爲目者告且爲余一生奇遇之最滿意者留一紀念品也讀者可以悉其內容矣

小言  
情

冬青樹

一冊

譯訂者 程小青  
董哲香

定價二角

書敘一堡主孤生之女才貌並美堡主擁有巨資急欲爲女擇人女雅不欲女蓋別有一情人每於冬青樹孔穴中與女投遞情書然其人曾蒙冤爲女父所痛惡故家庭中因此頗多扞格嗣爲女使於無意中得一簡冤情大白

女卒與其人成伉儷焉。

偵探小說

八一三一

二冊

譯者徐卓呆  
包天笑

定價八角

書爲一富豪探明國際秘密懷有極大希望卒於旅館遭人暗殺奸徒凶狡陰悍詭謀百出與當時大豪俠大偵探家宣龍賢暗中對壘鉤心鬪角忽死忽生忽隱忽現有神出鬼沒之技波譎雲詭之觀其後揭破假面知全案乃出於一女子所爲情節奇而又奇文筆曲而又曲誠偵探小說大觀也

言情小說

婀娜小史

四冊

原著者俄國  
譯訂者陳大鏡

託爾斯泰  
陳家麟

斯泰  
董哲香

定價二元四角

是書內容宏富爲俄國托爾斯泰先生最得意之作內容以婀娜女史爲主兼寫社會家庭種種慘狀女史初嫁一政治家琴瑟尙調生有一子後遇某伯爵少年英俊百方挑之卒隨之私奔然本夫不許其離婚又不許見其子社會復加以惡評女史進退維谷不免柔腸九轉繼復疑伯爵愛弛臥火車

軌道而輾斃焉。其間敍農學家之改良農務。哲學家之發揮新諦。以及俄國政府政黨學校宗教種種黑幕。令人忽驚忽喜。忽歌忽泣。而敍某貴女與一農學家結婚情形。則又風光綺麗。令人神往。洵天地間之至文也。

小言  
說情

### 心獄

一冊

原著者俄國托爾斯泰

譯者馬君武

定價六角

書亦爲托爾斯泰傑作。吾國馬君武譯述。合東西兩大文學家成此巨製。思想之高尙。文筆之精。英洵爲珠聯璧合。內容係一少女被誘於貴族。終身墮落。旋更陷於法網。裁判時。貴族適爲陪審官。乃對之天良發現。宛轉乞恕。以贖前罪。

短篇  
說

### 歐美名家小說叢刊

二冊

教育部獎勵

譯者周瘦鵬

定價二元

書分三卷。計歐美名家小說共五十篇。凡四十七家。都十四國。篇首均有小傳。並附小影。內容不拘一格。凡愛國軍事歷史倫理教育言情義俠神怪警

世滑稽社會哲理均有之所選皆精粹之作著者均歐美小說大家如大仲馬哈葛德司各得柯南道爾却爾司迭更司等皆有之

小言

歸夢

一冊

著者

湘影  
董哲香

定價六角

上海劇場嘗取是書作爲脚本每當開演觀劇者必無餘座演至紫菱哀怨處婦女皆相向而泣可想見是書情事之酸楚矣至書中所載吳士與紫菱情書三篇情詞悱惻哀感動人求之吾國小說中實爲未有卽在吾國文學書上亦爲稀有之尺牘也

小偵探

科學罪人

一冊

原著者英國甘霜

譯者李新甫

吳匡予

天虛我生

定價二角五分

某地連死四人其死狀均在胸前領口之下洞一圓穴其面目均呈極恐怖之狀一著名偵探查緝之夜間亦得同樣傷痕而死遂引起社會之大恐慌其後爲一新聞記者破案傷人者係一種怪異動物爲某大教師畜養之以

害其族人者也。書敘動物殺人時之怪狀，偵探查案時之驚愕，極有趣致。

小言情 情崇 一冊 譯者周瘦鵬 定價二角

有兩男女正在求婚，女子忽被一窗上花盆所壓，幾死。旋更遇種種阻力，幾於婚姻決裂。迨成婚後，忽又反目，并遇種種怪異仇隙，日深。嗣知實爲一女。子因妒嫉之故，播弄而然。其後更知二人之愛情實含有外交意味。以前種種實爲一異國之男子間接播弄而然。

偵探 奪產案 一冊 原著者美國達拉斯 譯者許金源 史久瑜 董哲香 定價二角五分

事因爭奪遺產而起，受產者當授產者彌留時，竟將遺囑萬元改爲十萬元。旋欲滅人之口，更以毒藥謀殺一人。案出後，有四人身犯嫌疑，均被偵緝。書敘偵緝四人時，最爲離奇，可觀其結果。謀殺人者乃爲一衆所不注意之人。案情殊出意外。

小苦情 鴛鴦小印 一冊 著者瞻廬 定價一角五分

書兼愛情哀情而有之其言情處無不高尙純潔足洗時下小說卑污之習且文筆縵麗刻畫盡致讀之恍如身入其境不忍釋手其鴛鴦小印醉花陰一詞尤可讀詞曰阿誰小駐青絲鞚好語聲聲送知否畫樓人尺五春陰壓得眉梢重 廉纖細雨金鈎動敲破春閨夢生怕捲珠簾暈柳烘桃底事蜂迷洞

小傳奇 蝶歸樓傳奇

一冊 著者

古樵道人  
今樵道人

參訂者

天虛我生  
董哲香

定價四角五分

天虛我生跋是書有云結構蘊藉逼近藏園而措詞造句尤兼四夢之長似非近人所能此書一出可爲填詞家當鍼砭可爲傳奇家作圭臬正不徒作小說觀也等語可見是書價值至書中大意有沁園春爲證詞曰謝氏招郎王家五妹天生有情嘆一回相見知他泥我一燈同誓祇我憐卿樓上重逢



夢中冲喜。偷得殘宵。心願成難回。命便雲收。雨散。月杳。花冥。堪驚松下新。坐任哭倒。泉臺不再醒。看灰中蝴蝶。圓成錦帳。空中鸞鶴。喚上瑤京。海島梅花。天涯芳草。要是無緣。始不生前。因定。臙兩姨姊妹。續會雙星。

偵探小說

偵探之敵

一冊

譯者李新甫

吳匡予

董哲香

定價一角五分

偵探之敵。言偵探爲劇賊所玩弄也。書敘亞森羅蘋事。共計四篇。均極奇異。紅肩巾一篇。細微曲折。讀之增人偵探知識不少。至篇末更翻一波。奇事可謂到底不懈。若結婚指環樹上草人二篇。則劇賊且爲公益事矣。可笑處更視偵探案有加。

言情小說

驚婚記

三冊

原著者英國司各得  
譯者陳家麟 陳大鏡

定價一元

書以一落魄少年與法國女伯爵婚事爲線索。中復雜敘法王路易十一之驕橫詭詐。離間與國。迨身被拘囚。仍能不改常度。化險爲夷。其敘戰事尤能

繪聲繪色活現紙上一起亦不落恆蹊

偵探小說 貓探

一冊

原著者美國梅麗維勤  
譯者劉半儂 董哲香

定價二角

小說至偵探案可謂奇矣然不如貓探之為尤奇貓探一書敘一女子身犯殺父之嫌各偵探對其奇幻之案情均束手無策不能代白其冤女子已待抵矣忽有一貓竟能探明案情拯女於死情節之奇為平常偵探案所未有

社會小說

旅行笑史

二冊

原著者英國却而斯迭更司  
譯訂者常覺 小蝶 天虛我生

定價五角五分

英國却而斯迭更司先生所著小說久為世界爭觀其價值已無待言是書以旅行所見實寫惡劣社會魑魅魍魎各呈異相凡欲洞知西域社會情狀者舍是書莫屬其旅行中驛入滑稽處尤足助閱者興趣

小言小說

火中蓮

一冊 著者

天虛我生  
董哲香

定價一角五分

一貧女乘火車座間遇一同貌之女子中途宿疾遽發竟死貧女知其將得

遺。產。乃。定。計。與。死。者。互。易。衣。服。冒。稱。彼。女。至。親。族。家。身。領。遺。產。不。料。親。族。正。圖。吞。沒。得。女。閉。之。日。加。謀。害。幸。親。族。之。子。涎。女。美。欲。以。爲。婦。嘗。私。救。之。女。既。欲。避。禍。又。不。敢。自。承。爲。假。欲。以。身。許。其。子。而。又。慮。其。不。誠。歷。盡。困。苦。卒。爲。其。親。族。焚。斃。其。子。亦。殉。焉。

偵探小說

猶太燈

一冊

原著者法國瑪麗瑟勒勃朗  
譯訂者 周瘦鵑 董哲香

定價二角

猶。太。燈。爲。世。界。奇。寶。亞。森。羅。蘋。竊。之。而。去。竊。之。之。法。有。地。道。相。通。并。有。女。子。爲。內。應。燈。主。某。男。爵。乃。遠。道。請。福。爾。摩。斯。探。之。於。是。兩。雄。相。遇。矣。羅。蘋。爲。世。界。悍。賊。福。爾。摩。斯。幾。於。不。敵。華。生。竟。受。巨。傷。久。之。燈。雖。歸。還。故。主。而。福。爾。摩。斯。實。已。筋。疲。力。盡。且。受。羅。蘋。玩。弄。姍。笑。至。不。可。堪。

言情小說

情競

二冊

譯者恨逸

定價六角

一。貴。族。男。子。與。某。女。訂。婚。後。妒。念。極。重。禁。止。其。妻。與。外。界。交。接。其。妻。愛。情。雖。

篤而驕傲任性不甘受其夫之束縛一日與一貴爵攜抱跳舞夫見之恚甚遂不別而行後經種種波折始破鏡重圓焉

偵探小說

巴黎之劇盜

一冊

續編一冊

譯訂者謝直君

董哲香

定價七角

巴黎劇盜紀克麥亦世界有名之怪物也其足迹所至無惡不爲富豪均聞而遠避名探播蘭獨不計生死盡力緝捕之各出智謀暗鬪至數十餘次紀克麥卒被擒獲其奮鬪時之機巧無不出人意表

情說小說

紅女懺恨記

三冊

譯者

天笑聽

定價八角

書敘一製帽女工爲匪人所誘身陷情網不能自脫幸有一女伴時時勸導之始能自拔污泥不爲所染此全書之線索也其他敘工廠之專制工女之嗷嘈貧女之怨苦無不描寫盡致如觀工筆名畫其極瑣屑極細微處均爲畫工極經營處也

偵探小說

國際偵探秘記

一冊

譯者吳雄倡

定價二角五分

書爲泰西各強國外交之秘事經第三國之偵探秘密探索而披露之者也。中如雷士蔚夫人一篇爲英德法國交上最有關係之人。俄德草約一篇爲俄德英國交上最有關係之事。他如電眼如新軍防圖如梅連福二號如花冠牌雪茄各篇其秘史無不與列強國際外交上有密切之關係。其偵探手段之敏妙讀之更足以增長外交知識。

小說

猶龍錄

二冊

原著者英國瑞查瑪瑟  
譯者陳家麟 陳大鏡

定價九角

書敘一少年情場失意卽萌棄世之志。途遇一人將投河。少年與商各易姓名互爲死生投河者諾之。次日遂傳少年溺斃。而少年乃以投河者姓名身入異國。旅次忽遇投河者之宿仇少年。懼禍沿途避匿。情事遂愈益曲折。愈益複雜。讀之如入山陰道上。左右峯巒起伏。幾於目不暇給也。

小說提要

小義  
說勇

積雪東征錄

二冊

譯者朱世溱

定價五角

書為義勇小說少年讀之最宜其敘兄弟之情感大足增人友愛之心至敘俄法戰爭二少年身入軍役堅苦卓絕百戰不撓尤足為軍人模範其敘決鬪敘私仇敘殺人蒙冤敘審判得直均有奇趣譯筆明淨簡雅尤為特色

偵探  
小說

怪手

蛇首

魚雷

共四冊

原著者周瘦鵬

美國丁宗一

亞塞陳堅

李芙董哲香

定價一元三角

書敘女郎愛蘭家藏巨金并有魚雷模型為敵黨偵悉百計欲得之女郎屢瀕於危卒為大偵探克雷救免女與克雷遂有情愫敵因欲加害克雷怪手蛇首皆敵黨名也賊黨均凶惡并有殺人奇器如抽血術殺人光蜷菌燐椅綠氣彈鑑射銃等皆胎孕科學不同虛構全書情節均翻陳出新愈轉愈險入後奇峯突起尤出人意表

偵探  
短篇

特甫偵探談

三冊

譯者吳雄倡

定價九角五分

書爲偵探短篇之最饒趣味者。每篇情事各不相同。卽作法敘法亦篇篇異。致其所有案情均千錘百練。各有精義所在。其奇異處初讀雖經百思亦難得其竅要。迨旣披露則又恍然悟澈如飲瓊漿。遍身疏爽。

小傳

說奇

病玉緣傳奇

二冊

著者莫等閒齋主人

定價六角五分

淮南有陳生者。不堪繼母虐待。走粵擬依舅氏。至則舅氏已死。落魄無聊。有邱丈見生願贅之。爲壻。新人名麗玉。殊色也。燈爇入幃。謂生曰。郎亦知死期。將近乎。生愕問。所以始知。女患癩瘋。丈贅之。冀以過女之疾者。生乃逃去。女亦疾篤。生感女恩。誓不再娶。嗣女圖自盡。私飲蛇酒不死。而疾頓瘳。卒與生成夫婦。此宣氏邱麗玉傳之情事也。傳奇卽以此爲本措詞琢句均極新穎。雋妙如白香山詩。老嫗都解。

小說提要

三〇

偵探小說 情仇 一冊 譯訂者吳雄倡 董哲香 定價二角

書爲聶格卡脫之偵探案。敍一富翁妻女屢被兇人略誘。偵探設計捕之。不獲。轉爲敵人所得。引入一地穴中。以喂響尾蛇。毒吻其夥。契克救之。亦遭敵害。其後聶格卡脫與其夥。叠出奇計。始將兇人緝捕。而富翁與兇人所以結仇之故。實因二人初時曾共戀一女。結果爲翁所得也。

歷史小說 拿破崙之情網 一冊 譯者包天笑 定價四角五分

書以拿破崙一婦人爲線索。而寫法國之王黨。欲傾翻拿破崙爲觀。貼敍事均錯落有致。一起極奇。初視與本書極無關係。讀至終篇。始知其妙。其敍羽林軍人將殺拿破崙時。四面設備。妥貼以爲此。蓋世英雄。從此休矣。不料輕輕一轉。全局皆翻。烈風暴雨。忽變爲霽。月光風真奇文奇事也。

偵探小說 紀克麥再生案 一冊 譯者 籌甫 定價三角五分

天笑



書。敘。紀。克。麥。再。生。之。事。極。爲。奇。詭。而。其。很。毒。陰。鷲。亦。非。人。類。所。有。名。探。勒。慈。甫。欲。緝。獲。之。屢。瀕。於。險。各。探。佐。均。爲。所。殺。甚。至。勒。慈。甫。愛。妻。亦。喪。於。其。手。其。後。費。盡。機。宜。設。計。使。賊。黨。內。鬩。始。克。弋。獲。全。書。鋪。敘。情。節。如。抽。蕉。剝。繭。妙。緒。環。生。

小偵探

黑肩巾

二冊

譯者

天游  
半儂

定價八角

書。爲。言。情。兼。國。事。偵。探。之。小。說。也。某。地。出。一。謀。殺。案。屍。旁。遺。一。黑。肩。巾。有。人。識。巾。爲。近。地。一。隱。居。者。之。物。遂。挾。之。以。脅。隱。居。者。之。女。向。之。求。婚。女。雅。不。欲。然。意。欲。救。父。亦。不。敢。逕。拒。女。有。情。人。某。更。與。脅。女。者。爲。敵。後。知。殺。人。者。實。爲。脅。女。之。人。案。情。乃。大。白。此。全。書。大。略。之。略。也。其。中。殺。人。時。之。原。因。複。雜。黑。肩。巾。之。忽。隱。忽。現。情。節。之。奇。曲。折。之。多。爲。時。下。小。說。所。罕。見。

小偵探

水晶瓶塞

二冊

原著者法國瑪麗瑟勒勃朗  
譯者常覺覺迷董哲香

定價五角

全書之爭點在一隱秘名單名單初爲一奸人藏於水晶瓶之塞中既而事愈鬼秘竟藏入一奸人鑲假眼者之眼球內求之者心力交瘁藏之者固從容自若不虞或失也兩黨暗鬪每至奇險處讀之令人毛髮盡豎全書八萬言亦亞森羅蘋一巨案也

小教育

兒童曆

一冊

著者天笑生

定價五角

按照一年中之時令取村中之風景人物與村中學校師生家族之狀況而詳敘之其寫勇敢之少年貞靜之幼女沈思渺慮之科學家無不各極其妙凡一言一語一動作一遊戲皆足爲學校及家庭之模範使讀者生無限之愉快

小偵探

竊中竊

一冊

譯者中華書局

定價四角

書敘一奸徒冒爲公爵與上流社會交際而乘間使其胙篋之手段一日盜

得。一。貴。婦。人。之。珠。球。經。偵。探。察。破。從。事。逮。捕。而。奸。徒。迭。出。奇。計。時。被。免。脫。并  
與。偵。探。暗。鬪。珠。球。亦。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數。四。最。後。奸。徒。被。逮。物。歸。原。主。  
而。不。料。貴。婦。人。所。有。之。珠。球。亦。從。盜。竊。而。來。者。案。情。遂。愈。益。糾。葛。而。情。節。則  
愈。益。離。奇。矣。

社會小說

棄兒

二冊 續編二冊

原著者 英國 麥拉特 大尉  
譯訂者 常覺 小蝶 天虛我生 董哲香

定價一元

書。敘。孤。兒。院。中。一。棄。兒。成。年。後。立。志。尋。父。往。來。各。地。每。因。錯。誤。釀。成。笑。柄。且  
沿。途。歷。盡。困。苦。瀕。死。者。屢。其。後。卒。得。生。父。所。在。情。節。曲。折。讀。之。忘。倦。譯。筆。亦  
簡。練。雅。潔。無。語。不。達。

苦情小說

天刑記

二冊

原著者 英國 馬克威魯  
譯者 陳大鏡 陳家麟

定價七角

書。敘。一。英。國。伯。爵。名。鬱。兌。克。生。而。熊。面。人。身。獨。居。不。敢。面。客。惟。與。一。友。相。處。  
其。母。極。加。憐。愛。欲。以。義。女。米。利。蓀。妻。之。米。雅。不。欲。頗。鍾。情。於。其。友。鬱。兌。克。自。

知形醜。乃爲之撮合焉。全書情節複雜。其敘伯爵府第中各種人物。如演長劇。凡生旦淨丑。無不各顯身手。極饒興趣。

小說

克利米戰血錄

一冊

原著者俄國託爾斯泰  
譯者朱世溱

定價二角五分

書爲俄國託爾斯泰傑著。全書敘次作法。均井井有條。不同凡響。其敘俄法戰事。如病院之雜沓。軍官之顛預。戰壕之談話。敵場之經營。無不刻意描畫。有色有聲。讀之幾如身入戰場也。

短篇

翻雲覆雨錄

一冊

譯訂者周瘦鵑  
董哲香

定價四角

書共八篇。太半記俄國女虛無黨事。女黨員以色相示人。情話娓娓當之者。無不迷罔。迨揭去面幕。出其女黨員之真相。則殺人如刈草。菅了無情。愛真有翻雲覆雨之觀。中有新催眠術一篇。爲科學小說之最有新思想者。十年一瞥。一篇敘一人因病失去知覺。十年後病瘳。前事均不憶。所憶者爲一他

人之事尤爲奇幻。

小義  
說勇

小拿破崙筆記

一冊

原著者英國巴科  
譯者朱世漆

定價二角五分

蓬溪村在加拿大之東本屬法國英法戰後割以償英一日忽來一少年自承爲拿皇之子溪中老成人知拿皇曾與加斯泰郡主生一子且視少年貌類拿皇遂翕然從之聲勢日盛少年擬直抵法京驅僞朝自立忽英軍出戰少年受傷臨死忽自謂非拿皇之子有美國嘉利夫人者則貽書村中謂少年實爲拿皇之子少年蓋不自知耳其忽真忽假之故非讀全書不能明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2 2 9 6 4 0 0



單位	特 藏 組
來源	楊雲萍教授贈
登記	92.11.10